

林畏廬先生著

春覺齋論文

丙辰冬張伯英題

都 都 都
印 印 印
書 書 書
局 局 局

春覺齋論文

閩縣林紆畏廬著



徐州

徐樹錚又錚

參訂

臧蔭松礪秋

述旨

論文之言猶詩話也顧詩話采摭諸家名句可以雜入交際談詠若古文非莊論莫可且深於古文者亦未嘗多作議論昌黎精語已盡於答李翊一書其餘但間出數言隱約其詞而已此非昌黎之短於言說特昌黎所趨之蹊逕雖獨孤常州裴晉公猶與異趣况在其他因之憤鬱不平鄙時輩而不之語故文愈高者議論乃愈不可得聞凡後之喋喋自命爲大師者所論均未必皆中肯綮章實齋著文史通義可云解得文中甘苦矣然亦患主張太過且往往自亂其例其譏歸震川用五色

筆評史記也甚其辭曰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采若者爲意
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云
云意實不以爲可愚則謂震川之評史記用聯圓處其妙尙易見即原本

硃筆若每句用三角形加於其旁者原本始爲震川之用心處亦爲史記

文法之宜研究處且其連用三角形者或提醒文之命脉或點清文之
筋節至於單句之上用單三角形者尤震川獨得之秘訣余著震川史
記平點發明大要卽標舉文中之頂筆或遙醒文中之伏綫耳震川深
識文中三昧評騭之本安可厚非至於通義中匡謬一門痛斥問答體
然下文卽有答客問三篇亦正作問答體何也須知問答一體古賦中
咸用之尤不若鹽鐵論之有偉力實齋言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
必深然鹽鐵論中大夫之言咸節節有條理而文學所答尤跨大夫之

上此亦不盡問淺而答深惟理足者言之始精不能以深且是者自許以淺且非者歸人也綜言之凡能讀書者均能論文論衡及抱朴子與文心雕龍爲最古論文之要言今不能不縷析條分加以闡說至於能否中的則鄙人學識短淺恐不之逮讀者當爲原諒

王充之言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然書之極是而不華者論語也世惟聞人蘊天地古今之理出言簡而當要雖融會貫通本於一是而逐條皆有不可磨滅不相複沓之道存焉論衡一書蔡中郎儲爲談助已開西晉清談之風謂其節節皆是語語不華確耶但以充書言之有福虛禍虛之目其辯似確其言福虛也斥楚惠王吞蛭之謬其言禍虛也辨顏淵早天子路醢死之事不關於陰鷲咸有至理是矣然何必復爲紀妖定鬼二篇妖鬼原不待辯又多引事實以助其馳騁

則又近華矣至於尙然而不高合一語原爲特立之見顧自以爲然而不合於理則亦未足以樹義平心而論名爲文者無所不華名爲筆者則當求其是然不讀書明理則又從何處而取是蓋文者運理之機軸理者儲文之材料不先求文之工而先積理則亦未有不工者

王充之言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生情節貌以彊類愚於論明七子之得失已盡言矣而於調辭務似之一語不能不服史公歐公及震川三家之能也史記外戚世家記竇皇后弟竇廣國事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逆旅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嗚呼史公之寫物情摯矣今試瞑目思竇姬在行時迨將入代而穉弟戀姊如母依依旅燈明滅之中

囚首喪面竇姬知此行定無可相之期計一身與穉弟相聚一晷刻間卽當盡一晷刻手足之誼不能不向從者丐沐而請食下一丐字請字可見襍沓之中車馬已駕紛紛且行竇廣國身隨其姊在行中直一餐旒不丐且不得沐不請且不得食沐已飯已匆匆登車亦不計弟之何屬此在情事中特一毫末耳而施之文中覺竇皇后之深情竇廣國身世之落漠寥寥數語而慘狀悲懷已盡呈紙上此卽所謂務似而生情者也且似字亦非貌似之謂直當時曲有此情事登之文字之中而肖耳下至歐公之灑岡阡表歸震川之項脊軒記瑣瑣屑屑均家常之語乃至百讀不厭斯亦奇矣雖然叙細碎之事能使鎔成整片則又大難觀灑岡表中語時時用一知字又時時用一待字蓋歐公幼不見贈公但述太夫人深信贈公故累累用知字既知贈公之必有後故累累用

待字既用此二字爲之提綱挈領則以下瑣瑣屑屑之處皆有所消納而不至散漫煩贅令人生憎震川力追歐公得其法乳故項脊軒一記亦別開生面然有軒字爲主人翁則人事變遷家道坎壈皆歸入此軒作觀物懷人寫法與瀧岡阡表面目又大不同阡表步步叙悲悲盡皆其得意處項脊軒記亦步步叙悲然名位去歐公遠甚不能不生其蕭寥之感綜之皆各肖其情事張惠言作其先妣事略極意欲抒其悲懷然寫情實不如震川之摯此則自關其人之所造未可強同也

抱朴子鈞世篇曰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嗚呼此卽北史楊敷傳所謂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又信都芳傳精傳不倦多所窺涉又序傳凡所獵略千有餘卷者也須知爲駢文者不能不用漁獵散文中一着古書成句卽方望溪所謂生

入古人句法爲大病痛文體卽欠嚴淨散文用事當如水中着鹽但存鹽味不見鹽質由積理厚凡所吐屬皆節節依經而附聖抱朴子之言子家之言試觀淮南金樓諸子內篇多闡名理而外篇卽搬演事實有書中所引之事實爲人所不經見者卽莊子亦然此非采伐漁獵之富何由成書如是之博果爲散文者盡如是言則一篇中填砌臃腫一展卷已足生憎何能卽而尋味厲太鴻詩詞均爲鄙人生平所服膺唯其散文則無篇不加考據縱極精博亦第使人尋索如求饌於廚門充腹卽已謂能使人久久留其餘味於胸中耶質言之爲文者本宜多讀書亦萬不能恃有多書卽可縱筆爲文匠氏儲梧櫨而不備斤削則梧櫨縱美亦斷不能成器采伐漁獵縱多又奚爲者

辭義篇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

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過弱也嗚呼是言也悉文中甘苦矣前一弊不善學老泉父子之文者當之後一弊不善學桐城之文者當之蘇家文字喻其難達之情圓其偏執之說往往設喻以亂人觀聽驟讀之無不點頭稱可及詳按事理則又多罅漏可疑處然蘇氏之文多光芒有氣概如少年武士橫槊盤馬不戰已足屈人之兵後人不足於理而但求足於文勢不能不抄故籍因事設譬一譬足矣又復求多於是枵響騰於紙上滯氣漬於行間則貪多之病也凡無理與氣而好作長篇者往往墜入此阱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至長無過五六百字者篇幅雖短而氣勢騰躍萬水迴環千峯合抱讀之較讀長篇文章爲久卽無煩譬冗言耳至所云皮膚鮮澤骨體過弱則襲舊套爲

文知文之門徑知文之弊病知文之步驟知文之取舍應有盡有而終不名之爲能文卽徒知斤削之利而無梧櫟之材資之以成器此則讀書不多積理不厚之過也夫桐城豈真有派惜抱先生亦力追古學得經史之腴鎔裁以韓歐之軌範發言旣清析理復粹自然成爲惜抱之文非有意立派也學者能溯源於古多讀書多閱歷範以聖賢之言成爲堅確之論韓歐之法程自在何必桐城卽桐城一派亦豈能超乎韓歐而獨立耶錢虞山之告文太青曰當力追古學勿流連於今學而不知反此言闢何李也後生小子胡敢妄闢桐城然論文不能不取法乎上須知桐城之文不弱也以柔筋脆骨者效之則弱矣向見吳摯甫先生案頭日置韓文一卷時時讀之以桐城人師桐城之大師在理宜讀姚文不宜取徑於韓且曾文正亦力主桐城者乃日抱韓文不去手然

則治程朱語錄者固不能不溯源於論語也

文心雕龍徵聖第二有曰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是言一本於易一本於書推而言之則知此者作文乃無死句論文亦得神解何謂正言本聖人之言所以抗萬辯也何謂體要衷聖人之言所以鑄犖辭也然亦有難言者文至於語錄成萬古正言之鵠皆能一一施之文間耶無論語錄卽理學先儒之與書語語靡不當要觀朱考亭與陸象山陳同甫諸先生書無語不精亦無語不要而淺人恒苦其邃豈朱陸之言尙不衷於名理而至索人之神志紆曰論道之書質質則或紕於采析理之言微微則坐困於思古之文章家本盡備各體不必各體中皆寓以理學之言劉勰之贊此篇亦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大率析理精則言匪不正因言之正施以詞采秀氣自生司馬文正不以文名於北

宋而亦無意於爲文而文皆精貴近理不必施采而自琅琅可誦亦不必恃口辯而人自不能屈韓昌黎作諱辯靈警機變時出雋語然而人猶以爲矯激非昌黎之辯窮也時人以不舉進士爲李賀之孝固人人自以爲正昌黎之言雖正而辯亦不立若爲昌黎計者可以不作此辯果有所見於中淘浙以先聖之理詎無文字可爲孟子一書與門人辯論者十可五六然皆切於時變關乎正學至勸人犯物議以就科名吾知決非孟子之所忍出故作文須求好題目有正言亦易於立幹易於傅色真能古文者固不輕易爲文也

流別論

文心雕龍辨騷篇曰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是言真知騷者也枚賈得其麗馬揚得其奇此私淑者之徑造其室也然其叙情怨

述離居論山水言節候綜此四者披而讀之瞑目遐想良有不可自解者少時喜誦九章謂怨悱不可申愬者無如惜誦之文曰忠何罪而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咤呼來切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而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呼號又莫吾聞其曰莫之白曰莫察曰無路曰莫吾聞積沓而下不外一意胡以讀之不覺其沓由積愫莫伸悲憤中沸口不擇言而發惟其無可伸愬故沓惟沓乃愈見其衷情之真若無病而呻爲此絮絮者便不是矣涉江之詞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思余濟乎江湖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迴水而疑滯朝發枉

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淑浦余儻何兮迷
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日蔽日兮下幽晦
而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樂兮幽獨處乎山
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此一段真所謂述離居論
山水言節候悉納於小小篇幅中矣夫惟朝廷之莫已知遂涉江而逝
然秋冬之風撲面迴顧國都已在蒼蒼莽莽之中秋水漫天楚江日暮
自枉渚至辰陽初無托足之所於是深林猿狖雨雪淒迷其中着一去
國之孤臣不特此身不可安頓卽此心亦寧有安頓之處又知國家衰
敗斷無容己之人卽一己亦不願變心而從俗不待讀涉江全文只此
小小結構靜中思之在在咸足悲梗乃知騷經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
始有是至言賈誼劉向作惜誓九歎皆有所感故聲悲而韻亦長東方

嚴忌諸人習而步之彌不及矣後人引吭佯悲極其摹仿亦咸不能似似者唯一柳柳州柳州解崇懲咎閔生夢歸囚山諸賦則直步九章而宥蝮蛇斬曲几憎王孫則又與卜居漁父同工而異曲惟屈原之忠憤故發聲滿乎天地惟柳州之自歎失身故追懷哀咎不可自己而各成爲至文卽劉勰所謂真也實也不實不真佳文又胡從出哉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寓志也一立賦之體一達賦之旨爲旨無他不本於諷諭則出之爲無謂爲體無他不出於頌揚則行之亦弗莊然其發源之處實沿三百篇而來至楚辭出局勢聲響始洪大而激楚故有以騷爲體者亦有以對偶排比爲體者雖極于雕畫苟不定以旨趣均不足以傳播于藝林馳騁于文圃彥和稱當時英傑但有十家

荀況宋玉

枚乘相如賈誼王褒孟堅平子子雲延壽也

太沖諸人不與焉鄙意謂足與兩都抗席者良

爲平子之兩京東漢自光武及和帝均都洛陽西都父老頗懷怨望故
孟堅作兩都賦歸美東都以建武爲發端詳叙永平明帝制度之美力
與西都窮奢極侈之事相反以堅和帝西遷之心雖頌揚實寓諷諫平
子之叙西京尤侈靡無藝首述離宮之妍華次及太液之三山又次及
于水嬉獵獸雜陳百戲百戲不已又叙其微行及歌舞靡曼之態縱恣
極矣一轉入東京則全以典禮勝奢侈孟張二子皆抑西而伸東以二
子均主居東者也左思仍之故三都之賦力排吳蜀中間貫串全魏故
實語至堂皇以魏都中原晉武受禪卽在于鄴此亦班張二子之旨至
于子虛上林甘泉羽獵或行以精悍之思或出以雋冷之語爲賦家之
聖手此美不勝美議無可議者靈光峭勁爲力頗殫景福條暢承勝微
緩下及元虛之賦海景純之賦江或以渾淪勝或以徵實勝要皆不易

之才非等斤斤于草區禽族庶品雜類中極雕鏤組織之工也齊梁多
小賦固有是病然麗詞雅義亦不可盡沒至于子山哀江南賦則不名
爲賦當視之爲亡國大夫之血淚

以徐庾二家另詳于流別論中故不之論

六朝以降小品

逾多宋人以賦取士破題竟有定格如蛇不難斬君宜灼知之類幾成
笑柄先朝館賦格律較嚴然多以詩句命題以水濟水聲響皆劣今日
科舉一變乃並此區區者亦絕響矣雖然當此風雅銷沈之後吾輩措
大無益于國然能存此國粹爲斯文一綫之延則文章經濟雖分二途
卽守此一途於世亦無所梗是在好古之君子加之意耳

頌者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讚者約
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蓋頌之爲言容也讚之爲言明也商頌魯頌用
之以告神明若原田裘鞞一出諸野夫之口一用爲刺譏之辭至訓頌

爲誦此頌之變體也三閭橘頌則覃及細物又爲寓懷之作非頌之正體於是子雲孟堅用之以美趙充國竇融已移以頌顯人晉而上之頌天子矣此頌之源流也益讚禹伊陟讚巫咸劉勰謂之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此讚體之初立者也遷固二書始託讚以爲褒貶而郭景純註雅雖植物亦有讚焉景純之讚植物由諸靈均之頌橘均爲變體綜言之頌讚之詞非澤于子書精于小學者萬不能佳二體均結言于四字之句不能自鎖則近佻不能自斂則近纖纒句相同不自變換則近齟前後隔闕不相照應則近蹇過艱惡澀過險惡怪過深惡晦過易惡俚必運以散文之杼軸就中變化文旣古雅體不板滯自非發源於葩經則選詞不韻賦色於子書則取材不精下字必嚴譏言必巧近之矣陸士衡爲漢高祖功臣頌皇皇大觀也然篇中如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身與煙消名與風興等句此揚子雲所萬萬不爲者觀子雲爲趙充國
頌無一語不經心亦無一語傷于纖弱則極意摹古由其讀古書多故
發聲亦洪而肅此不能以淺率求也韓昌黎之元和聖德詩厥體如頌
其曰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求獻闕下以告廟社周
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纒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
先斷腰膂讀之令人毛戴子由以爲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
無媿于風雅何其陋也南軒曰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愚
誦南軒之言不期失笑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
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
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
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

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揔而滅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叛逆至于數世而魏博最久此豈畏罪懼禍鄙意終以昌黎之言爲失體蓋昌黎蘊忠憤之氣心怒賊臣目覩俘囚伏辜振筆直書不期傷雅非復有意爲之但觀琴操之溫醇卽知昌黎非徒能爲此者也贊體不能過長意長而語約必務括本人之生平而已與頌略異

銘箴之大要曰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弘潤非圓滑之謂也辭高而識遠故弘文簡而句澤故潤臧武仲論銘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天子諸侯所謂令德計功者晚近人文集中恒不多見大抵無德可稱而亦稱之神道也阡表也墓志也累萬盈千無論何家文集則皆有之此昌黎所謂諛墓也劉勰稱蔡邕銘思獨冠

千古以黃鉞之銘爲吐納典謨朱公叔之鼎斤爲碑文之體確矣黃鉞之銘爲橋公也辭曰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人士斯休用字極庸而神骨極峻賦色又極古澤婁東雖錄其文未嘗加以園贊似目之易及不知斯柔斯休二語閒閒着筆已包括無數安邊之略正以作家氣定神閒不必爲張皇語耳婁東競尙才氣宜其簡略看過且原序之末有云际事三年馬不帶鐵說文弓不受羈說文弓弩端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堦以昭刺也公文武之勳焉此數語用字選材均簡古無尙雖非典謨然決非魏晉才人所及至於以銘辭作碑文體亦不止公叔一鼎橋公之東鼎中鼎西鼎三銘亦咸以碑文爲體蓋一味求古是中郎一病也班蘭台封燕然山銘文至肅穆序不以華藻爲敷陳骨節鏘然銘用楚詞體實則非

也楚詞之聲悲銘詞之聲沈楚詞之聲抗銘詞之聲啞其詞曰鑠王師
兮征荒裔勉兇虐兮截海外奠其邈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
載兮振萬世尙書蔡傳熙也載事也吐屬不類蘭台然蘭台深知銘體典重一涉
悲抗便爲失體故聲沈而韻啞此訣早爲昌黎所得爲人銘墓往往用
七字體省去兮字聲尤沈而啞其爲朝散大夫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弘
之墓銘曰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三府謂鄭岳江陵襄府郎官郡守
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此體尤難稱不善用者往
往流入七古七古在近體中別爲古體以不佻也然一施之銘詞中則
立見其佻法當于每句用頓筆令拗令蹇令澀雖兼此三者而讀之仍
能圓到則昌黎之長技也再鳴以文是一頓謂由進士書判拔萃出身
者進塗之下用一闕字此狡獪用法也佐三府治又一頓藹厥蹟句以

藹字代懋字至新穎郎官郡守愈五字又一頓其下始着著白二字是
文體不是詩體洞然渾樸四字作一小頓絕瑕謫三字卽申明上四字
意以下甲子一終則順帶矣句僅七字爲地無多屢屢用頓筆則讀者
之聲不期沈而自沈不期啞而自啞此法尤宜留意箴者攻疾防患喻
鍼石也夏箴已亡一見於逸周書商箴則見於呂氏春秋名類篇周箴
則見於左氏傳魏絳告晉侯之言所足以留爲世範者唯一虞箴揚雄
學古至深爲九州牧箴語質義精聲響高騫未易學步程子四箴質而
不華又當別論綜言之陳義必高選言必精賦色必古結響必騫不必
力摹古人亦自能肖曾文正間用長短句亦不礙其體妙在以散文之
體行於韻語中能拗能轉亦自有神解

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

埤岳故曰碑也誄之最古者凡兩見於左傳一爲魯莊公之誄縣賁父一爲魯哀公之誄孔子顧縣賁父之誄不詳于篇而孔子之誄則用長短句不盡出于四言柳妻之誄惠子亦然文出說苑紀文達以爲未必果出于柳妻文達最雅博雖斥其僞然亦不得其確據今讀其文哀惻而多韻今人之製哀辭者恒仿倣之蓋誄之變體也揚子雲誄元后文亦四言然則四言實通用之體劉勰盛推潘岳巧於叙悲愚按黃門集所登哀誄之作頗贍於他集其誄武帝文甚典重讀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四語戀恩之情溢言表矣其誄楊荊州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自叙交誼不期沈痛凡誄體入己之事實當緣情而抒哀陳思王之誄

文帝數語以外卽自陳已事斯失體矣黃門以深情爲人述哀自能動聽且無此病其誄馬敦

沂督

文尤悲憤有餘音且琢句奇麗其叙馬生

掘塹破氏之潛隧曰鋪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歛其述馬生瘐死曰慨慨馬生琅琅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眡生氣凜然其誄楊仲武曰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榭盡哀則夾叙風物觸目成悲所謂叙悲之巧或在此乎要之六朝有韻之文自有不可漫滅處不能以唐宋大家之軌範繩之六朝去古未遠猶之故家中落子弟未至于懸鶉糲食與語富貴饗用之事固能了了也至于碑志之文竊以爲漢文肅唐文瞻元文蔓而昌黎之碑記文字又當別論不能就唐文中繩尺求之劉勰高蔡中郎之才鋒竊意亦以爲確郭有道碑膾炙人口由其氣韻至高似鼎彝出于

三代不必極雕鏤之良而古色斑斕望之卽知非晚近之物陳太邱凡三碑一爲歎功述行碑中叙聞喜太邱事似遺愛碑也次則廟碑又次則墓碑廟碑簡約墓碑最着意叙太邱生平文渾穆雅健使元明人恣意摹仿終形其僨今但少舉碑中文字如清風暢于所漸一語高處寧可及耶劉勰又稱中郎楊賜之碑骨體訓典然第一碑踵效虞書太似至亦襲其句法不足用爲法程大抵碑版文字造語必純古結響必堅騫賦色必雅樸往往宜長句者必節爲短句不多用虛字則句句落紙始見凝重平淮西碑及南海廟碑試取讀之曾用十餘字爲一句否元人碑版文字最多幾于叙入官中文字則真不知古人裁制之謹慎處元姚牧菴燧碑版文字張養浩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柳貫又稱其雅奧深醇實則以縱橫之才氣入碑版文字終患少溫純古

穆之氣昌黎步步凝斂正忠此弊耳至于表忠觀碑則別爲一體亦爲古今傑作

哀辭之哀爲言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奢體爲文則雖麗不哀弔者至也言神至也哀而有正則無奪倫文章流別論曰哀辭者誄之流也然誄之爲體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王侯將相皆可誄也然未聞有以哀辭施之王侯將相者故劉勰曰不在黃髮必施天昏建安中文帝與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各爲哀詞潘岳集有金鹿澤蘭哀辭金鹿岳之幼子又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由此觀之哀辭之爲體施之天昏決矣顧有不盡然者歸震川爲明代文章宗匠乃爲御史中丞李公作哀辭李公以天子新建紫宮及西苑平台神仙長年之殿李公爲之連歲采運大工迄成而卒此花石綱之弊政在理初

不能以私情哀之矧李位至中丞年非夭札乃不顧體裁而哀之過矣昌黎集中哀辭凡兩篇一哀獨孤申叔文無序一爲歐陽生哀詞哀歐陽詹也其序曰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詞中旣哀詹矣又哀其父母見詹之死尙有父母悲梗於上所以可哀也元豐類稿有王君俞哀詞王官殿中丞然卒時年始二十六子固之叙曰夫爲人如前之云而不享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正以君俞有老母在且孝而不昌其年此所以可哀也則亦仍守前人之法律至於辭中之哀惋與否則子固震川皆不長於韻語去昌黎遠甚他若方望溪之哀蔡夫人則文過肅穆

辭尤无味名爲哀詞實不能哀亦但存其名而已綜言之哀詞者既以情勝尤以韻勝韻非故作悠揚語也情贍於中發爲音吐讀者不覺其絃互有餘悲焉斯則所謂韻也古人有哭斯弔宋水鄭火皆弔以行人賈長沙首用離騷之體弔屈原揚子雲亦摭取離騷之文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蔡中郎亦然蓋屈原之懷忠而死不得志於世者往往託爲同心猶之下第之人必尋取下第之人發舒其抑鬱之氣故劉蕡之身每爲失志者藉口卽此意也若胡廣阮瑀之弔伯夷則一無所託不過覓得好題目表見其文采卽陸機之弔魏武亦不盡有所激于中情而成爲此種文字蓋必循乎古義有感而發發而不失其性情之正因憑弔一人而抒吾懷抱尤必事同遇同方有肺腑中流露之佳文不爾則蔡確之弔郝甌山蓋比宣仁太后於武氏真是

謾罵非弔也此尤不可不知

史傳篇曰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于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評而易覽述者宗焉此專言史傳之傳實則傳之爲言轉也轉受經旨以授于後章實齋文史通義曰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叙事蹟者區爲之記又曰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于古人傳記專家之義蓋專指文人爲人作家傳及寄記諷刺諧謔遊戲如王承福宋清毛穎之類是也實則化編年爲列傳成正史之傳體其例實創自史遷而劉彥和慮其事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重複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之數語

者可謂深明史體邵泰衢史記疑問謂功臣表漢九年呂澤已死而留侯世家漢十一年不應又有呂澤葉榮甫曰史漢並稱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爲二人合二人爲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爾見鄭語及史記後漢地志于陳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後分爲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分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闕止子我一人爾見傳哀六年杜預注及史記史記齊世家賈逵注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闕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闕止是又以一人爲二人諸如此類仁和梁氏玉繩史記質疑中言之指不勝屈卽所謂同異難密者也至于同歸一事則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重複偏舉則病于不周愚按此着史公似有專長能于複中見單令眉目皎然不至於淆亂但以樊鄴滕灌四傳論之四人悉從高帝未嘗特將爲功多同史公頗患其溷故于四傳中各異其書法以別之如

樊噲傳用先登二字以表異噲之功如常從沛公擊章邯濮陽攻城先登復從攻城陽先登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攻宛陵先登東攻宛城先登從攻雍檠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先登破相人先登以四人中噲最勇敢故以先登別此三人酈商傳則每從征必領以官銜如以隴西都尉往擊項籍軍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以將軍從擊荼以右丞相別定上谷以將軍爲大上皇衛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是也夏侯嬰一生位竟太僕則卽以太僕爲全傳之眼目如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臧荼反以太僕從擊荼以太僕從擊代以太僕從擊胡騎勾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孝惠帝也灌嬰傳則用所將卒三字以別灌嬰之功如擊項羽之將于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王武

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于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傷及將吏四十六人追齊
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破齊將軍
田吸于千乘所將卒斬吸從擊項籍軍于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
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由此觀之四人皆從
高帝雖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謂因事設權者也綜之記
事之作務取簡明凡局勢之前後宜有部署有前後錯叙而眼目轉清
有平鋪直叙而文勢反望則熟取史漢讀之自得製局之法至于二十
四史浩如煙海愚亦不能一一標其得失也

論者倫也倫理无爽則聖意不墜此言稱論語者也又曰說者悅也故
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此所以砭戰國之說士也然論語一書出言爲經

宋儒語錄卽權輿於此

或謂語錄出之南宗諸僧實則非是

非復後人所作之論體論之

爲體包括彌廣議政議戰議刑可以抒己所見陳其得失利病雖名爲議實論體也釋經文辨家法爭同異雖名爲傳注之體亦在在可出以議論至於正史傳後原有贊評之格述贊非論仍寓褒貶旣名爲評亦正取其評論得失仍論體也不過名稱略異而已且唐宋人之贈序送序中語何者非論特語稍斂抑而文集詩集之序雖近記事而一涉詩文利弊議論復因而發歐公至於記山水廳壁之文亦在在加以憑弔憑弔古昔何能無言有言卽論故曰論之爲體廣也雖然論者貴能破理莊子之齊物王充之論衡析理微矣仍子書之體呂氏春秋之六論亦各有篇目不必專爲一事惟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辨亡則直有感而作矣鄙意非所見之確所蘊之深吐辭不能括衆義而歸醅析理不能

抑羣言而立幹不如不作之爲愈昌黎集顏子不貳過論則應試之文
味同嚼蠟諍臣一論似朋友規諫之書未嘗取已往之古人口誅而筆
伐之雖夏侯太初有樂毅張良二論荀仲豫集論亦數篇鄙意樂毅張
良皆報仇人也當時司馬氏已昌曹氏屹屹或有託而言此未可定也
仲豫史家既爲漢紀中有所見亦不能不秉筆而成論若蘇家則好論
古人荆公間亦爲之特不如蘇氏之多蘇氏逞聰明執偏見遂開後人
攻擊古人之窳竇張婁東尚平允至船山通鑑宋論一出古人體無完
膚矣愚故云非所見之確所蘊之深此等論不作可也劉勰曰凡說之
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此爲說士言也
學人訓經釋雅亦皆有說皆主發明至理而言名曰經說近人闡明學
理亦曰學說獨昌黎之馬說子厚之捕蛇者說則出以寓言此說之變

體也愚謂馬說之立義固主於士之不遇而言然收束語至含蓄子厚捕蛇者說則發露無遺讀之轉無意味矣

詔策一門漢初定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自漢訖今沿用勿改然以文體言之漢詔最爲淵雅陔餘叢攷稱漢詔多懼辭斯則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之恒言西漢固不必世皆令辟然掌制有人故詞况極臻美備而漢文之詔爲尤動人劉勰稱武帝選言弘奧斥文帝之詔爲浮新紀文達議之當也東漢明帝所降詔書不及文帝精懇然祖義褒德雅善說辭亦佳筆也魏文以篡竊之資御位七年其中詔書首崇大聖且不令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當輔政之任辭義偉然晉武席父祖之蔭得位一如魏文然素瞻文采詔

敕所出雅正當於政要東晉明帝爲年未抵三十而遺詔冲抑江表爲之感慟斯皆中書有人故能發言動衆至此至於六朝則純以藻績勝矣齊文宣兇頑逾於桀紂而禁止浮華一詔亦辯暢可人意有唐詔墨高逾山邱獨太宗爲美凡屬大典或出詞臣手筆則駢四儷六不無詞費中如節省山陵節度詔答房元齡解僕射詔答皇太子承乾詔責齊王祐詔似出御筆其中或緯以深情或震以武怒咸真率無僞斯皆詔敕中之極筆也武后詔敕中書本多名流顧爲名不正義乃無取宋人制誥初無散行文字而四六之中往往流出趣語東坡當制黜呂吉甫天下傳誦其文不知當時風氣所趨不如是亦不中於程式建隆登極之赦詔曰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賜范鎮獎諭詔曰散樂工於河海之

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隆裕太后告天下詔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猷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建炎幸明州赦詔曰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又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建炎復位赦詔曰帝堯無黃屋之心豈菲躬之敢議漢高先馬上之治庶後效之可圖紹興親征詔曰赤地千里謂殘暴而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開祐改元詔曰大易論變則通通則久莫如去故而取新春秋謂正次王王次春尤重表年而首事凡茲隸事皆精切而流轉故以宋方唐則唐之駢文郁不入纖宋之駢文巧不傷雅樓攻媿北行日錄金人之待使者每有錫予亦必加以詔書然皆陳腐如

書啟不足言文明太祖起自兵間子孫相沿乃不究心文采如嘉靖枉殺楊忠愍手敕至用這斯二字且交鎮撫司好生打着云云真時儉荒說話非詔書矣大抵策命之自有程式唯詔誥一門非鎔經鑄史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誠摯之筆萬不足以動天下唐之興元奉天均陸宣公當制詔書所至雖驕將悍卒皆爲流涕孰謂官中文字不足以感人邪檄移之文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二語盡之矣按檄之爲言噉也宣露於外噉然明白也自東漢訖於季漢以隗囂之檄新莽陳琳之檄豫州爲最囂文簡括嚴厲數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而所謂逆人之罪狀莽之兇頑殘賊讀之未有不動色者至所謂炮烙醇醢之刑則指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又以董忠謀叛收忠宗族以醇醢白刃毒藥叢棘并一坎而埋之也文中匪語不精亦匪狀弗肖第未知當時出

自何人手筆耳陳琳本有兩檄一代尙書令或檄是將校部曲一則代袁紹檄豫州其文最著於時寓嚴切於暇豫之中疏案以詳審之筆自是文人極軌兩兩相較蓋則湍瀨奔瀉一往無留琳則長川大河挹注不盡也鍾司徒檄蜀桓司馬檄胡鍾會雅而桓激司徒文稱武侯曰孔明稱姜維曰伯約而不名以蜀爲漢裔非開罪於魏之比魏擁立不正故能喻蜀以禍福不能責蜀以大義用筆頗擅去取之能石勒荼毒中原天人同憤桓溫斥曰胡賊非嫚罵也勒非蜀漢之比故行文雖激不害於正呂相之絕秦鄭人之拒晉本無檄文之體而言則似檄蓋不斥人之罪案不見己師之出于有名不張己之兵威莫望壯士之進而殺敵且證以天時審以人事辨興亡之理論強弱之勢此檄文之要領也他若吳朝請均之檄江神責問周穆王時沈璧直是癡人說夢文亦

非佳隋煬帝遺陳尙書江總檄其開場語曰南北雖殊風雲在望載懷
虛遲寤寐爲勞直以尺牘爲檄文其下亦多涉鋪張檄文之體於是大
壞梁元帝討侯景檄文采亦殊不弱顧不救台城之困但闔邵陵之墻
文不副實已乖孝友矧檄中文字不言武帝之所以崩簡文之所以困
羣臣僂辱宮眷摧殘侯景兇鋒直覆載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乃誇
張武節至云鳴鼓聒天縱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
若滄海之奔馳皆出碎辭都無誠語元帝本無性情宜此檄之不能流
傳于後如駱賓王之討武曌也劉勰之論檄曰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愚
謂本無義憤何由能剛不衷公道奚得稱健若隗囂桓溫駱賓王三家
之文可云近矣人品固不足言而文字實衷彝憲移者易也令往而民
隨之司馬相如之難蜀父老曉而喻博有移檄之意漢書楚元王傳劉

歆有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文晉書成都王穎傳陸平原有移百官文顧乃無傳陸陳徐僕射陵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討賊華皎又有移齊檄周二文皆恢張國力無失文移之體而膾炙人口者則孔稚珪之北山移文爲最瑰邁奇古巧不傷纖謹不傷正雖非文移之正體而文已足傳後來有司之文移則出自吏胥之手填以俚鄙之格式愚則不知其爲何體矣

章者明也表者標也又曰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因盛稱左雄奏議台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按後漢書左雄傳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台閣以爲故事胡廣傳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按二傳所載似左之奏議特閣臣之格式廣之章奏亦中旨之褒揚不必資爲後世法則顧雄文亦

有切直者如以日食進諫云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于危亡廣文亦有簡當者如順帝欲立皇后有寵者四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疏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于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倪譬喻也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文頗明爽動目至於文舉荐爾孔明出師琳瑯孔璋陳思諸傑體瞻律調辭清志顯鄙人詳論諸家之文已經敘述不復更贅竊謂章表卽今之奏議古謂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今之體裁唯仲賀謝恩則仍用表式其餘奏議通曰奏摺古之奏議取直今之奏議取密直者任氣據忠以所言達其所蘊凡

德不聰僉壬在側亂萌政弊一施匡正一加彈劾不能以格式拘亦不必以忌諱避至于密之爲言則粉飾補救俾無罅隙之謂偶舉一事上慮樞臣之斥駁下防部議之作梗故必再四詳慎宜質言者則出以吞吐故作商量宜實行者則道其難艱曲求體諒語語加以騎牆篇篇合乎部式此安得有佳章表如彥和所謂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者顧吾輩今日論文非論事也鄙意漢魏六朝以降唐之章表則切實取陸贄典重取常袞宋之章表則雅趣橫生各擅其勝能于此留意必爲章表中之好手筆也

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姚惜抱謂書之爲體始於周公之告君爽於是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劉彥和分其類曰書記姚惜抱則分其類曰書說記奏記

也漢公府用奏記郡將用奏牋今則牋記已屏不用通行者但名與書左傳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與書二字殆見於此然辭主駁詰而必本之以禮衷意屬爭競未嘗行之以激烈春秋去古未遠雖競尙詐術而猶崇禮讓呂相之絕秦至無理矣而聽者仍彬彬然至於子產則淹博中却含蒼質之氣語語純實此與書中亦上品也七雄游說之士多詭麗幅輳步步設爲機械用以陷人至於漢世則辭氣紛紜縱恣觀史遷之報任安足以見矣遷之爲史語至深嚴獨此書悲慨淋漓蕩然不復防檢極力爲李陵號冤漫無諱忌幸任安爲秘其書遷死乃稍出然讀之但生後人之悲憤若見之當時則又有媒孽其短者矣楊子幼憚之報孫會宗意似湛於農畝然過自標舉所謂酒酣耳熱仰天擊缶而呼嗚嗚者皆盛氣語凡身

世不與相類者競摹其作適足增其枵響而已揚子雲之報劉歆則侈述作之事措詞簡貴高厲頗脫法言艱深之習亦以劉歆績學雄之報書不敢草草故凌紙怪發字字生稜叔夜絕交較揚子幼爲直率蓋子幼功名中人退而治田尙挾怨望嵇康山野之性不嗜廡仕故攄懷而出語至雋妙以上四書皆人人傳誦者讀者領其氣味其趣各就性之所近當生悟境清初大老崇尙樸學則以與書一門爲辨析學問之用灑灑千言多半攷訂爲多文家沿用其體凡意所不宣者恒於與書中傾吐之讀者幾以名輩與書一門爲尋檢遺忘之具較之漢唐規律頗有同異昌黎集中與書頗多然多吞言咽理之作有時文法同於贈序蓋昌黎未遇時亦一無聊不平之人第不欲爲公然之嫚罵故於與書時弄其狡獪之神通其答胡生書伸縮吐納備極悲涼若引吭高吟至

有餘味而惜抱之古文詞類纂乃未收入大抵與書一定之體果有所見如先輩之析辨學問可也至於指陳時政抗論世局或叙離悰或抒積悃所貴情摯而語馴能駕馭控勒不致奔逝奮其逸足則法程自在會心者自能深造之也

姚氏姬傳曰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嗚呼先生之知昌黎深矣唐初雖傑出如陳子昂然其別中岳二三真人序則皆用駢儷之句如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語至凡近其餘則李白爲多白送陳郎將歸衡嶽序如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句則狃於六朝積習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溪問若絕雪舉目四顧霜天崢嶸氣幹雖佳仍落子山窠白送張承祖之東都

序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雖名佳句仍不可施之散文夫文章至於子昂太白尙何可議不過唐世一有昌黎以吞言咽理之文施之贈送序中覺唐初諸賢對之一皆無色韓集贈送之序美不勝收東坡稱李愿歸盤谷序爲第一鄙意不敢謂然李愿之人品不嫌於昌黎之心不欲昌言而頌其美故託愿之言以爲言但能謂之狡獪而所謂吞言咽理者未之見也其最難著筆者則莫如送浮屠文暢師序及送廖道士序僧道二氏昌黎平日攻之不遺餘力而臨別忽加以贈言此又何理若當面抹殺復何必施以文章若降心相從又不免自貶身分試觀文暢序中至面斥浮屠爲禽獸夷狄而文暢愛之不以爲忤者以關軸轉捩妙也意謂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焉唯得聖人之仁義禮樂刑政而堯舜禹湯又歷歷相傳所以免爲禽獸意且

不遽說破忽接入今浮屠孰爲而孰傳之邪浮屠既不得聖人所傳自然是箇禽獸矣豈非當面罵煞而接處卽由禽獸生義用今吾與文暢五箇字提出禽獸羣中同等爲人此處是從禽獸中救出文暢矣然又不肯引文暢爲同等仍斥文暢爲不知聖人之仁義禮樂刑政則文暢又岌岌鄰於禽獸詞絕而意正不知昌黎胸中蘊何智珠有此等絕大之神通至於送廖道士序則把一座衡嶽舉在半天幾幾壓落廖師頂上忽又收回自五岳於中州句直至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句止使廖師聽之色飛眉舞謂此處定說到山人身上矣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廖師必又點首歎息媿不敢當忽然闖出吾又未見也句把廖師一天歡喜撇在霄漢以下似無文章乃用迷惑老佛之教又似所說者皆指廖師至未見云云直隱于佛老而未見耳不是全無其

人廖師似已死中得活忽又有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則並隱于佛老中者亦都不屬廖師身上廖師考語但得氣專容寂多藝善遊八字與道字都無關涉一篇毫無意味之文却說得淋漓盡致廖師亦歡悅捧誦而去大類乳媪之哄懷抱小兒佳處令人忽啼忽笑神品之文當推此種其餘歐曾臨川三蘇亦各有佳處原當一一選采流別之中以惜抱盛推昌黎故但卽昌黎之文少加說論

姚氏姬傳曰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記事而不爲刻石者柳子厚記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按姚氏所言蓋指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及序飲序棋也然右軍之蘭亭李白之春夜宴桃李園雖序亦記實不權輿于柳州所謂全用碑文體者則

祠廟廳壁亭台之類記事而不刻石則山水遊記之類然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紀亭台當爲一類記書畫記古器物又別爲一類記山水又別爲一類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爲書某事又別爲一類學記則爲說理之文不當歸入廳壁至遊讌觴詠之事又別爲一類綜名爲記而體例實非一勘災濬渠築塘語務嚴實必舉有益于民生者始矜重不流于佻祠宇之記或表彰神靈及前賢之宦蹟隱德亭台之記或傷今悼古或歸美主人之仁賢務出以高情遠韻勿走塵俗一路始足傳之金石書畫古器物之記務尙攷訂體近於跋尾韓昌黎之畫記專摹考工後人仿效雖語語皆肖究同木偶記古器物固須刻劃必一一摹擬又似鑿矣記山水則子厚爲專家昌黎不能及也子厚之文古麗奇峭似六朝而實非六朝由精于小學每下一字必有根據體

物既工造語尤古讀之令人如在鬱林陽朔間奇情異采匪特不易學而亦不能學歐陽力變其體俯仰夷猶多作弔古歎逝語亦自成一格至於瑣細不入正傳者如望溪書逆旅小子袁子才書馬僧之類則事近小說不能歸入正傳又非記事之體則稱之曰書學記一體最不易爲王臨川曾子固極長此種二人皆通經根柢至厚故言皆成理若遊讌觴詠或有唱和之什則冠其首者爲序否則專記其事亦可綜之體物工者作記匪不工中惟學記一種非湛深于經學儒術者不易至也姚氏姬傳曰序跋類者昔前賢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愚按序古書序府縣志序詩文集序政書序奏議族譜年譜序人唱

和之詩則歸入序之一門辨某子讀某書書某文後及傳後論題某人卷後則歸入跋之一門數種中書序最難工人不能奄有衆長以書求序者各有專家之學譬如長於經者忽請以史學之序長於史者忽請以經學之序門面之語固足鋪叙成文然語皆隔膜不必直造本人精微故清朝考據家恒互相爲序惟既名爲文家又不能拒人之請故宜平時窺涉博覽運以精思凡求序之書尤必加以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數語中其要害則求者亦必鑿心而去王介甫序經義甚精曾子固爲目錄之序至有條理歐陽永叔則長於叙詩文集此外政書奏議一門多官中文字尤不易序能者爲之不能者謝去不可強也強爲渲染適足爲已集之癥垢毋庸也辨讀子史二種文字最有工夫非沈酣其中洞其關竅則可不必作以不關痛癢之言爲集中備數文字近人往

往有此病痛至於跋尾亦分數種金石之跋最難必考據精實方可下筆其下如古書古畫亦必考其收藏之家詳其流派所出又是一門學問東坡山谷之跋則出以天趣殊不在此例近代文家往往代人作壽序壽序一體於古無之顧亭林深惡此種文字望溪集中亦但有數篇盛者唯有歸震川然多短篇蓋壽言與生傳及神道墓銘有別大抵朋友交期祝其長壽或偶舉一二事足以爲壽徵者衍而成文而已震川文中多本此意乃時作無可搬演則盡舉其人之身世出處體似生傳又似神道必極長而止故壽文一體惜抱但錄震川歸入贈序一門不入序跋僕論贈送序中遺卻此體故補論於此實則此等文字酬應爲多語之不必精切徒增紛紜苟可以已卽不必作綜言之序貴精實跋貴嚴潔去其贅言出以至理要在平日沈酣於經史折衷以聖賢之言

則吐詞無不名貴也

應知八則

意境

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譬諸盛富極貴之家兒起居動靜衣着食飲各有習慣其意中決無所謂甕牖繩樞啜菽飲水之思想貧兒想慕富貴家饗用容亦有之而決不能道其所以然即使虛構景象到底不離寒乞故意境當以高潔誠謹爲上着凡學養深醇之人思慮必屏卻一切膠轕渣滓先無俗念填委胸次吐屬安有鄙倍之語須知不鄙倍于言正由其不鄙倍于心意者心之所造境者又意之所造也朱子曰國初文字皆嚴重老成其詞謹勅有欲工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猶有甚拙底此卽後文采而

先意境之說也文字之謹嚴不能僞託理學門面便稱好文字須先把靈府中淘滌乾淨澤之以詩書本之于仁義深之以閱歷馴習久久則意境自然遠去俗氛成獨造之理解朱子又言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可見唯有理解始能靠實理解何出卽出自詩書仁義及世途之閱歷有此三者爲之立意則境界焉有不佳者雖然理而曰解卽庖丁解牛之解游心于造化故能不觸于肯綮唯入手處須有審擇工夫容齋四筆述坡公語謂天下之事散在經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始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此語雖深實淺不言析理于經史中但言使事于經史中顧能加以議論則爲鎔裁但取其事實便成糟粕且所謂攝之以意者亦主驅駕而言不爲探本之論吳氏林下偶談爲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言主言束是也言

張則非是主之以理矣則心靜神肅氣胡自張故主理之說實行文之所不能外凡無意之文卽是無理無意與理文中安得有境界譬諸畫家欲狀一清風高節之人則茅舍枳籬在在咸有道氣若加之以豚柵雞栖便不成爲高人之居處講意境者由此着想安得流于凡下雖然有意矯柔欲自造一境固亦可以名家唯舍芻豢而饜螺蛤究不是正宗文字故鄭師山與洪君質書曰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理叙次都是着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工巧二字亦文中一種伎倆惟云言理以工巧行之自然至于着力須知意境中有海闊天空氣象有清風明月胸襟須講究在未臨文之先心胸朗徹名理充備偶一着想文字自出正宗不是每構一文立時卽虛構一境蓋臨時之構局勢也一篇有一篇之局勢意境卽寓局勢之中此亦無難分別但觀

立言之得體處卽本意境之純正故麗澤文說倪正父曰文章以體製爲先試問若無意者安能造境安有體製到恰好地位方望溪與孫以甯書曰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正與其人之規模相稱此何謂也非意爲之經還他恰好地位求稱難矣綜言之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不講意境是自塞其途終身無進道之日矣

識度

識度二字本曾文正古文四象列入太陰象中用意深微然自淺率言之則識者審擇至精之謂度者範圍不越之謂凡作文見不到處便不說亦不能謂之無識識者見遠而晰其大凡於至中正處立之論說而事勢所極成莫能外故文正以漢光武賜竇融書及武侯出師表列入

識度類卽此意也葉水心曰爲文不關世故雖工奚益須知關世故決不在臨文時有遠識有閎度雖閒閒出之而世局已一瞭無餘如陸宣公疏中語不惟深中德宗之病而後來恢復事皆一一不出料量之中則識勝也然此猶言以文推事之識若學文入手工夫亦正須濟之以識魏叔子曰學古人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漸滌之不然吾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于吾之一身此語至爲切當試問非沈酣于古博涉諸家定其去取明明是古人病處卻盡力摹仿盡力追求卽有明眼者告之以病亦不之信矣故學前後七子者幾于七子外無文字學竟陵公安者幾于竟陵公安外無文字物蔽于近性遷于習豈惟文字爲然顧此猶言癖于所嗜使知識昏瞽耳所難者似知非知似解非解此時正須一番鑪火工夫方望溪序儲禮執文稿曰今之

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尙于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斯言謹哉世有汗牛充棟之文令人閱不終篇卽行舍置正是無識度所以無精神所以不能行遠而傳後且識度二字不特專爲論事而言謝疊山曰作史評須設吾以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語此但指論事之識不知叙事亦自有識凡人於人不留意處大有過人之處而爲之傳者恆忽略不道或亦閒閒叙過此便失文中一大關鍵試觀史記中列傳一入手便將全盤打算有宜重言者有宜簡言者有宜繁言者經所位置靡不井井此惟知得傳中人之利病但前後提挈出之以輕重而其人生平盡爲所攝無復遁隱之迹此非有定識高識烏能燭照而不遺明袁袞曰識難乎通融通融二字若在

常解便作詭隨說實則通者通于世故也融者不曾拘執也一拘便無宏遠之識一執便成委巷小家子之識總之欲察其識度舍讀書明理外無入手工夫若泛濫雜家取其巧思醉其麗句則與識度二字愈隔愈遠矣

氣勢

文之雄健全在氣勢氣不王則讀者固索然勢不蓄則讀之亦易盡故深於文者必斂氣而蓄勢然二者皆須講究於未臨文之先若下筆呻吟於欲盡處力爲控勒於宜伸處故作停留不惟流爲矯僞而且易致拗晦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稱昌黎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此真知所謂氣勢亦真知昌黎之文能斂氣而蓄勢者矣凡理足而神王法精而明徹一篇到手已全

盤打算空際具有結構矣則宜吐宜茹宜伸宜縮於心了了下筆自有主張等一言也煩言之不見爲多省言之不見爲簡所云抑遏蔽掩是文成後讀者見其抑遏蔽掩不是昌黎下筆時始思作此抑遏蔽掩以狡獪駭衆也魏伯子曰文章大勢正如雲中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所謂未分明卽在構思之先所謂偏全正側胚胎已具卽是鄙論空際垂成之結構試思匠氏畫宮於堵時何曾有飛樓傑閣之觀然飛傑之狀實不能不出此堵惟理足者神始王法精者明始徹文中雖未見氣勢胸中已具有氣勢矣柳冕曰力不足者彊而爲氣則竭是也駑馬與騏驥共馳於康莊其始亦微具奮迅之概漸而衰久則竭矣雖然卽名爲騏驥者亦不能專恃其逸足以奔放須知但主奔放亦不能指爲氣勢北齊顏之推曰

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御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解得顏氏之語卽知歛氣蓄勢之妙用譬諸作畫遠山知映帶以雲物按之與近山之脈不連高山知極狀以崔巍按之與岡巒之基無托寫瀑不先寫高澗之泉則下洩無根不縈迴以溪澗之石筍則細流不曲此雖作畫之氣勢亦可悟作文之氣勢至若張養浩稱姚瑞甫才驅氣勢縱橫開合紀律唯意如古勅將卒率市人而戰鼓行六合無敵不破似亦善道氣勢者不知此爲野戰之師非節制之勅旅王遵巖初師秦漢亦取縱橫後乃知宗歐曾始歛才而就範唐荆川初不謂然尋亦歸仰其說今姚瑞甫之牧庵集碑誌以長爲度美惡雜收一往直趣擇言弗精謂之才士之文可也至所謂歛氣而蓄勢鄙意不敢謂然昌黎吞言咽理昌黎之所謂氣勢從淺率觀之頗不易領會若先取

孟子與許行論並耕章讀之則知氣勢之所在矣

聲調

時文之弊始講聲調不知古文中亦不能无聲調蓋天下之最足動人者聲也試問易水之送荆軻聞變徵之聲士何爲泣及爲羽聲士又何爲怒本知荆軻之必死一觸徵聲自然生感本惡暴秦無道一觸羽聲自然生怒耳故孔子言詩興觀羣怨列之以四可以所云可以者能移人必至於是之謂也變風變雅之淒厲鄙人每於不適意時閉戶讀之家人雖不知詩中之意然亦頗肅然爲之動容則知行文之不宜無聲調也今但以邶之簡兮一章言之已極抑揚頓挫之妙自簡兮至在前上處此但叙伶官之教子弟也忽接入碩人僕僕毛傳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以大德偉貌之人乃徒使之在宗廟公庭而演舞當時之用人

可知遂聲明之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毛傳組織組也武力如虎可以禦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衆成於遠作如此寫法高抬伶官身分至於極地忽跌入執籥秉翟之賤役所得賞者不過一散則敗興之事令讀者索然此時忽插入山有榛隰有苓數句高唱入雲直有渾良夫叫天氣慨所云西方美人則思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卽稱頌伶官至西方之人兮則謂此伶官宜在王室爲輔如何屈居賤役此種聲調不有從前三章遏抑而下亦斷不能叫號如此之悲觀杜牧阿房宮賦把以上秦人之種種暴虐奢靡事填咽極滿用獨夫之心日益驕固作瑣筆其下忽頂入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四句聲調雖不如山隰榛苓之激越然亦善於爲悲壯之聲矣愚謂古來名家之作無不講聲調者但以史記聶政傳言之政姊聞政死時以婦人哭愛弟其

悲涼固不待言然試問從何入手而曰其是吾弟歟其字一頓是吾弟一頓歟字是指實而不必立決之辭繼之以嗟乎二字實矣嚴仲子知吾弟五字直聲滿天地矣呼嚴仲子者姊弟同感嚴仲子也知吾弟吾弟斷不能不爲之死但說一知字便將聶政之死全力吸入知字之內故其下無他言但書立起如韓之市故善爲聲調者用字不多至復耐人吟諷漢書趙皇后傳宮讀書已曰未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長信者太后東朝也宮呼長信猶冀以祖母憐孫之意能救此兒孟堅下筆時似爲曹宮呼冤故不期聲調悲涼高抗至此至吾丘遵之謂籍武惡宮中御幸生子者輒死亦曰奈何令長信得聞之此則怒極叫號之詞同一句法遵之聲音乃不如曹宮之切摯然亦見老吏天良發見處皆

爲體物之工故能至是韓昌黎答李翊書言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張濂亭先生恒執因聲求氣之言用以誨人實則講聲調者斷不能取古人之聲調揣摩而摹仿之在乎情性厚道理足書味深凡近忠孝文字偶爾縱筆自有一種高騫之聲調試觀離騷中句句重複而愈重複愈見其悲涼正其性情之厚所以至此

筋脈

皇矣之詩曰度其鮮原釋山云小山別大山爲鮮別者不相連也鄙意不相連者正其脈連也水之沮洳行于地者其來也必有源山之繇互初若斷爲平地然其起伏若賓主之朝揖正所謂不連之連故堪輿之家恆別山脉之所自來正不能以山之斷處遽指爲脈斷也行文之道亦不能不重筋脈魏叔子之論文法析而爲四曰伏曰應曰斷曰續此

語的是論古文不是論時文伏處不必卽應斷處亦不必卽續此要訣也一篇之文使人知阨要喫緊在于何處當于起手時在有意無意中間閒着他一筆使人不覺故大家之文阨要喫緊處人人知之而閒閒伏筆處或不之知卽應處不必緊隨伏處續處不必緊隨斷處也唐順之答茅鹿門書論精神命脈骨髓愚已發明之於前須知脈之一字按之始見不按之無見也大家唯太史公文筋脈最靈動亦最懸遠而能剖析太史公之微眇者厥惟震川但以史記大宛傳言之諸家皆將月支烏孫諸國別標以國名自爲一傳震川本則毗而爲一讀之果成整片文字此無他震川蓋知史公此傳純以脈勝故合而爲一無礙也脈者周身無所不貫者也大宛傳入手卽曰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以張騫爲總脈則奉使諸國遂可以聯貫而下其文曰騫身所至大宛大月支

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王六具爲天子言之曰有此一筆則以下諸國均出諸張騫口述又何必別標而另傳然張騫中道殞謝而大宛全傳之脈似乎斷矣至此忽疾接入神馬當從西北來故其下云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則直舍去張騫又以宛馬爲脈其下則處處言馬仍可將文勢蟬聯而下故王維楨曰史遷之文或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簡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思餘語止若此類正不可枚舉愚嘗戲續其後曰能以不屬之情迹匯爲鉅篇能以一貫之事蹟判爲數傳能以迴光返照叙人之勳勞能以牽合附會寫己之牢騷似有無窮神靈赴其筆端實則筋脈靈動故伏應斷續曲盡其妙所謂不屬之情迹匯爲鉅篇者大宛傳是也一事而判爲數傳則魏其武安灌夫列傳是也竇灌二人均死於田蚡之手在理一傳

足以了之合則雅有精神分則不能斬截然史公於魏其傳末曰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似斷非斷然謂之斷可也至武安侯傳末宜以武安爲結矣顧武安橫恣事全在灌夫傳中於是卽武安傳末起灌夫復縈帶到魏其言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此又似斷矣實又不斷筋脈之妙別有神解始能作如此用法真所謂松際欲盡不盡雲矣漢高本紀注重首在滎陽成泉其能滅項而興劉者韓越同功也顧韓信之功震耀耳目此易辨也其寫彭越處每於軍事艱窘時插入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如是者再俾讀者知韓彭同功着眼在此是於迴光返照中虛寫彭越卽是實寫彭越魏善伯論文嘗曰筋骨插穿處不落小家史公其足以當之矣史記貨殖游俠諸傳皆有寄託獨伯夷生平與史公大不相類而

史公亦假之以抒己之不平則其用意爲尤奇史公既下蠶室自以砥行立名防爲世人堙滅因思伯夷之得名由孔子也故入手卽稱孔子此卽所謂伏脈也蓋不叙孔子無由醒出伯夷伯夷顏淵雖不同軌然均待孔子而彰因顏淵之得埶驥尾卽隱傷己身之淪棄無人爲之救護而表彰於是高詠悲吟遂無牽合埶會形迹矣以上因論文之筋脈遂略舉讀史之大略實則史公之妙詎止此哉

風趣

凡文之有風趣者不專主滑稽言也以滑稽爲風趣則東方曼倩之答客難揚子雲之解嘲班孟堅之答賓戲諸作可以永奉爲文章圭臬矣須知滑稽者特設論之一體風趣者見文字之天真於極莊重之中有時風趣間出故劉彥和曰深乎風者述情必顯譚格亦言文章止要有

妙趣不必責其何出然亦由見地高精神完於文字境界中綽然有餘故能在不經意中涉筆成趣如史記竇皇后傳叙與廣國兄弟相見時哀痛迫切忽着上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悲哀甯能助耶然舍卻助字又似無字可以替換苟令竇皇后見之思及助字之妙亦且破涕爲笑求風趣者能從此處着眼方得真相史記滑稽一傳雖經褚先生補入六章謂足游心駭目而讀者轉不以爲奇由先以滑稽之文待之也漢書叙事較史記稍見繁細然其風趣之妙悉本天然今試舉數事如陳萬年傳萬年嘗病召其子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耳乍讀之似萬年有義方之訓咸爲不率之子乃於教下着一調字吾思病榻中人亦將啞然失笑矧在讀者此蓋以

一字成趣者也丙吉傳吉馭吏數逋蕩嘗從吉出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尙有何罪閒閒說來思之皆有意致此等風趣在於微渺間非味之不能出也王尊傳尊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汗不軌一郡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不言殺而言葬以上極暴輔之罪狀非大辟莫可者郤復從容作結穴語曰適足以葬矣使罪人寒心復能使旁人解頤此等詞令求之唐以下不能有也是能於嚴冷中見風趣者尤不易辨及蓋寬饒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蓋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邪此則箴規中之寓風趣者也朱博傳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此則嘲諷中見風趣者

也陳遵傳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

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遵有所負

及宣帝卽

位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進矣讀之令人絕倒夫以皇帝之貴戲以璽書與博徒索責此作如何寫法且能以簡語出之爲尤難孟堅只閒閒寫來若殊不覺其爲遊戲者不期成爲奇語講風趣者能從此處着意不特不流儂佻而且不涉猥褻談藪曰古人規模間架皆可學唯妙處不可學愚謂風趣之妙尤不易學陳思王稱揚馬趣幽旨深此言志趣之趣非風趣也風趣二字當因題而施又當見諸無心者爲佳若存在在求有風趣便走入輕儇一路袁中郎一生坐此病耳東坡詩文咸有風趣而題跋尤佳蓋大篇文章字宜本莊重雖東坡通才亦當恪守規矩小簡及題跋則不拘特不能如班孟堅於史傳中作趣語而又不礙於文體此所以獨成爲孟堅也

情韻

玉篇聲音和曰韻正韻風度也然必有性情然後始有風度脫性情暴烈嚴激出語多含肅殺之氣欲求其情韻之綿遠難矣譚格謂李於鱗才高而不大所乏者深情遠韻愚謂惟其資地高記誦博似行文非塗飾不爲工非詰屈不爲古俾讀者索然則所謂情韻者又胡從出須知情者發之於性韻者流之於辭然亦不能率焉揮灑情韻遂見丹鉛總錄謂歐陽文忠文清音幽韻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夫飄風急雨豈能謂之韻或且見歐公山水廳壁諸記多懷古傷今之作動作哀音遂以飄風急雨目之過矣凡情之深者流韻始遠然必沈吟往復久之始發爲文若但企其風度之凝遠情態之纏綿指爲信筆而來卽成情韻此甯知歐文哉善乎明顧元慶之言曰歐陽文忠晚年常日竄定平生所爲

文用思甚苦夫人肯氏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邪公笑曰不
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觀此則歐文之情韻決非輕易措筆明矣蓋述
情欲其顯顯當不隣於率流韻欲其遠遠又不至於枵有是情卽有是
韻體會之知其懇摯處發乎心本繇遠處純以自然此才名爲真情韻
獨孤常州爲殿中侍御史文章集錄序曰文情動於中而形於聲文之
微也夫聲卽韻也又何以謂之微言微則語由中發凡性情不正者決
亦不能有此正聲故世之論文者恆以風神推六一殆卽服其情韻之
美顧不治性情但執筆求六一鬚鬚茅鹿門卽坐此病紀文達譏鹿門
刻意摹六一喜跌宕激射所謂激射者語所不盡而眼光先到之謂六
一文中憑弔古人隱刺今事往往有之然必再三苦慮磨剔吐棄始鑄
此偉詞若臨文時故爲含蓄吞咽則已先失自然之致矣何名情韻雖

然文之有情有韻者甯一歐陽哉宋書謝靈運傳稱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于情理之說實則漢書中之情韻雖偶然涉筆亦斷非他史所及孟堅喜用矣字矣字之下恆蓄無窮之思愚當於論用字中詳言之今不復贅但舉貢禹一傳言之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于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旣已諫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此雖制詔之詞不出之班筆然能采入其書則孟堅之尙情韻雖不必其自出竟與其本書沉瀼實一氣也觀此詔中語宛轉溫裕若慰若勉數行中迴環往復挹之無盡情韻何若讀者當自知之總

言之欲使韻致動人非本之真情萬無能動之理宋濂曰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折葦而冀同乎有虞之簫韶也

神味

論文而及于神味文之能事畢矣試問鄙人之學與識能及此邪學識既不相及胡能徹其中邊使聞者首肯吾言然撫其所聞於古人者轉以相告謂鄙人言之不盡可也至稱述古人之言固不敢謂畢盡其美然以備讀者之采擇亦未爲不可神者精神貫徹處永無漫滅之謂味者事理精確處耐人咀嚼之謂晉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宋呂本中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張呂二公所言知味之言也使言盡意盡掩卷之後毫無

餘思奚名爲味麗澤文說曰藏鋒不露讀之有滋味似味字卻在藏鋒之中然則臨文兜勒故說一半留其一半在渺冥惘恍之中令人摸索直同猜謎亦可名爲味乎則但言藏鋒亦不是知味之言譚格謂古人從裏面涵養而得今人從外面掇拾而得裏面涵養者是積萬事萬理擷其精華每成一篇皆萬古不可磨滅之作此陳繹曾所謂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者耳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二語見文心雕龍宗經篇斯云得矣然非易事也韓昌黎與李翊書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數語得所以求神味之真相矣然昌黎言雖如此實未嘗一蹴卽至觀以下書辭歷無數辛苦始歸本乎仁義之途詩書之源乃克副乎前所言者吾輩淺人遽言神味甯非輕率然則治文者

於此終無望乎而又不然歐公曰大抵道勝文不難而自至王臨川亦曰理解者文不期工而自工曰至曰工原非易事然大要必衷諸道理純從道理上講究加以身體力行自然增出閱歷以道理之言參以閱歷不必章絺句飾自有一種天然耐人尋味處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試思辭之入人微也民何由洽而又何由莫能洽能莫則味更可知矣王船山先生解此四字真能補傳箋及疏所未及船山曰輯云者合集事理之終始序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詳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而智愚賢不肖之情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懌云者推於其心之所以然極於其事之所必至宛轉以赴其曲開朗以啟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悅雖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君與

臣不相抗智與愚不相拒意消氣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興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之心誠而已矣船山此言蓋爲宣公之奏議及制誥發也當時興元奉天所下制勅雖驕將悍卒讀者匪不流涕則文辭動人之功豈特言味不過味者不悖於道理不怫於人情言皆有用之言又皆可行之實船山先生釋洽也用一沁字釋莫也用一受字沁者何沁入心脾也非有味其言胡能沁受者何受而服膺也非有味其言胡甘受六經語孟之言匪不有味亦以融匯萬理萬事衷之以道故互萬世不能輕易其一字宋濂曰明道謂之文立教謂之文輔世成俗謂之文三語盡文之能事矣初未及神味不知言神味者論行文之止境也至於明道立教輔世成俗則道德發爲文章之作用又非但言文法矣

論文十六忌

忌直率

文字本貴雄直亦貴直率鄙言以直率爲忌似易生人攻訐不知鄙所謂直蓋放而不蓄之謂所謂率蓋蘧而無檢之謂元遺山曰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頭布袋呂東萊評晁無咎文麓率似直率二字前人已發其病而初學入手狃於前輩陽剛之說一鼓作氣極諸所有盡情傾瀉而出驟讀之似有氣勢不知氣不內積雜收糟粕用爲家珍拉雜牽扯蟬聯而下外雖崢嶸而內無主意無主意便無剪裁此卽成直率之病麗澤文說曰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又曰不難於曲而難於直此何謂也息者停蓄也不深究昌黎之文者亦謂氣蓋一世然昌黎之氣直也而用心則曲關鎖埋伏處尤曲卽所

謂勞壯而能息者能息亦由於善養馬之千里者初上道時與凡馬無異一涉長途而凡馬汗漬脈債神駿則行所無事何者氣壯而調良嫻於步伐耳文到純時亦何嘗不主直直難在曲而有直體麗澤文說之所謂不難於曲而難於直者卽曲中得直之謂邱邦士曰曲之妙在必不可使直愚謂邱氏亦但知得一偏求直於曲之中可也終曲而不求直不可也劉彥和曰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可見言固貴直惟文骨成後則結言始成端直若直率之直安言文骨又安知結言呂東萊論文十九弊一曰直彥和之言東萊詎不之知此直字亦正指直率之直袁子才論文謂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比擬不倫實則袁文之所謂曲特作意繞轉其言故爲層折非真能曲者凡能曲者未有不具直體以奔恣徑遂爲直又萬萬非直王洙談錄文字旣馳騁亦要簡重此與麗

澤文說所言不宜流宕忘反同意卽東萊古文關鍵中論文亦病一直字至朱子論文謂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直此蓋從言語上說不必從文體上說朱子論文宗道而魯直則身爲文人詩文皆着力近於酸澀故朱子及之朱子亦斷非以直率爲正直者此是論文章入手處果能于命局製詞時在在經心於讀古人文字時亦在在經心又奚有此弊

忌剽襲

凡學古而能變化者非剽與襲也剽之爲言劫也襲之爲言重也知古人之美處而不能學則生入其句法足之以己意駭讀者之目以爲古苟爲人覓得其主人翁則幾疑全體之皆贗此爲行文一大病痛王鏊震澤長語論爲文妙訣曰爲文必師古讀之使人不知所師善師古者

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亦不覺其爲韓愚按歐之學韓神骨皆類而風貌不類但觀惟儼秘演詩文集二序推遠浮屠之意與韓同能不爲險語而風神自遠則學韓真不類韓矣韓之長亦不止出於孟子專以孟子繩韓則碑版及有韻之文亦出之孟子乎韓者集古人之大成實不能定以一格後人極力追古人而力求其肖則萬萬不能不出於剽襲剽襲卽死法也一落死法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何者心醉古人之句法段法篇法處處爲之拘攣耳陳同甫論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但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愚謂當於平時用功沈潛體認古人用心所在凡義法意境魄力神味蓄積盤亘於胸中一到行文當有自家把握臨時去取昌黎之迎而拒之平心察之此便是不存成心去就

古人正恐不能肖而且割愛爲難不於句法中釘鉅卻於意思中釘鉅矣顧亭林曰倣楚辭者必不如楚辭倣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正道得剽襲之病痛覺陳同甫所謂用意用語之類識見均不如崑山之高魏叔子評古文七弊第六節曰語可以不驚人不可襲古聖賢之常言愚於此語亦殊不明白聖賢語當曰引不當曰襲左傳中引詩如戰戰兢兢之類語至習見何以不謂之襲且有道理語亦不必驚人自能令人家胸中點頭綜之叔子言不過謂不必引據通套之語乃不知引易引詩一兩語作點綴亦古文中常有之事不能卽謂之襲朱子斥劉敞之彭城集謂工於摹倣公羊儀禮公羊儀禮何嘗不可學必謂一字一句盡肖公羊儀禮又復成何趣味或且才大學博不期然而流露然明汪道昆之刻

意摹古往往援古事以證今事陳與郊之隅園蘋川二集力摹漢魏雖不敢厚非而必奉爲圭臬直令人走入贗體似可不必愚生平不喜論文蓋過於高遠必至詆毀古人過於主張又足生人攻擊雖然爲文當肖自己不當求肖古人有古人之志願問學加以磨治吐屬間不期古而自古必分門別派謂吾爲某家香火門人步步剽襲卽到汪道昆陳與郊地位又何益者

忌庸絮

庸絮二字見甯都魏伯子論文書庸者凡猥之謂絮者拖沓之謂須知歐曾之文心平氣和有類於庸實則非庸歛其圭角不使槎枒於外蓄理在中耐人尋味蓋幾經烹鍊幾經洗伐始得此不可移易之言不矜怪異之語乍讀之似庸味之既久又覺其不如是說便不成文理知此

足悟庸中之非庸者矣絮亦不止多言之謂魏叔子曰着佳言佳事太多如市肆之列雜物非不炫目正嫌其有市井氣耳觀離騷中拳拳於懷王言之又言不能招人厭倦者情深而語悲九章中無數疊床架屋語讀者何曾斥其絮絮不休蓋能庸能絮不是壞字面語衷於道雖庸正也情綿於中雖絮密也質言之真庸絮者由於不學理不厚積言之易盡不能不取常用之言足成篇幅蓋讀時不悟古文繞筆複筆之訣以爲非至再補義文理便不圓足須知有法以駕馭之則靈轉圓通宜節處便節宜繁處卽繁若不省用筆之法故丁寧反覆申明已說此未有不流於絮者唐柳冕答衡州鄭使君論文書曰力不足者強而爲文則蹶強而爲氣則竭強而爲智則拙故言之彌多去之彌遠觀此足知言善者必不庸知言者必不絮歸震川斥王元美以爲唯妄故庸元美

斷非庸者然四部稿中過於淵博殆卽叔子所謂著佳事佳語太多之故耳麗澤文說曰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中不可有冗語三者均力祛庸絮之弊然亦庸於製題故有冗章庸於琢句故有冗句庸於造語故有冗語愚亦學歸震川之語曰唯庸故絮惟絮益庸但觀有道理之人說話閒閒數語不爲簡連篇累牘不爲煩若使不善言者述之便覺棘耳魏伯子曰不識體要者詞語極精而反庸庸愚按伯子此言亦發揮未盡透徹彼之精者或傳聞得諸先輩或詞義出於古書淺人心知其佳但無用筆之妙道達不出豈但不識體要直是不曉文法古人爲文於精神專注處着眼於隨筆順帶處亦着眼故洗伐嚴淨自無庸絮之病若不講行文之法及文之意境則先無去取之能卽有先輩之名言古書之辭義亦何從使之道達得出方望溪曰苟無其

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此達字是言達材之達余亦曰苟無其學雖有名言亦不能達而使晰也故爲文者知避庸絮則當知學

忌虛枵

汪鈍翁與曹木欣第二書論文字必求聖賢之道達於日用事爲而根柢於修己治身鈍翁之意似文當求實不當狃才氣之偏逞聰明之臆是也然鈍翁之爲人激烈好詈人而文字頗沈實有道氣無虛枵之病當時稱國初三家雪苑近剽叔子近肆極剽之流弊必虛而無主極肆之流弊或枵而過張或云以虛枵加侯魏二子不無太過然不善學二子者往往身蹈此失不必指定二子也東坡雄傑軼出凡近吾讀其日喻一篇亦不無可疑處入手以鐘籥喻日語妙天下及歸宿到言道處宜有一翻精實之言乃曰莫之求而自至則過於聰明不必得道之綱

要大概類莊子所言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者非聖人之道也朱子言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不貼實正其聰明過人故有此失後人不及東坡一味以高言振俗未有不出於虛朽者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亦聰明語朱子謂先下一箇人身卻外面尋箇性來合湊又曰子由文不甚分曉夫子由豈不分曉者朱子指其於道不分曉非謂於文不分曉也凡腳踏實地之人爲文有過於樸質者萬萬不至於虛朽司馬君實文名不及東坡然集中在在皆有實際語惟靠實說方有條理一自作聰明則文字駕空極興會處均是虛詞極高騫處皆成朽響紀文達論宋陳止齋傳良文多切於實用而汪應辰稱王梅溪文亦曰專尙理致不爲浮虛觀此則欲去虛朽之病必讀書明理準以儒先之道不得實際不敢爲坳會

之詞亦不至有浮誇之失後人讀古文於篇中索氣於句外求響舍道理而不之求一至臨文作止進退長吟密詠似皆有法律在焉然無理以實其中到喫緊處不得不模糊到收束處不得不敷衍此直是古文之套耳非真能古文者也韓昌黎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所謂茂根而沃膏者正理據於中故言之有物若把定空套自詡爲翻空而易奇此則無理取鬧之謂矣故欲去虛枵之病亦無他妙巧根柢於經參以前言往行然後一一運以古文之法雖不經意中亦復自成片段

忌險怪

幼年聞古人文以載道之語初不甚解近十五年來方知古文一道非學不足以造其樊非道不足以立其幹但觀歐曾之文平易極矣有才

之士幾以爲一蹴而幾乃窮老盡氣恒不能得何者平易不由艱辛而出則求平必弱求易必率弱與率類于平易而實非平易不由于學則出之無本不衷于道則言之寡要以無本寡要之文胡能自立于世于是懷才者往往歧出其途趨入險怪以爲可以炫惑時輩之心目明湯若士序孫鵬初遂初堂文集曰間者文士好以神明白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仄驅使裨雜以是爲可傳視其中所謂反置而臆屬者尙多有之亂而靡幅盡而寡蘊嗚呼若士先生其真知文者矣反置臆屬卽怪險之病根以純正爲平衍始求反其所爲不根于經史自然流于臆屬天下造臆之文其不出于險怪鮮矣唐樊宗師撰絳守居園池記文僻澀不可句讀而好奇者多爲之注李肇國史補稱唐時有王晟劉忱二家今並不傳故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補成此卷字句既不師古諸

家卽以意推測究亦何益于後生擴而充之卽皇甫持正之文自以爲師法昌黎其能力避樊宗師之險怪又幾何耶東坡譏宋景文集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紀文達謂其指新唐書而言鄙見新唐書力求簡縮故措詞有時近于沈晦實非險怪一流其用字清古頗近南北史唯氣局少促耳東坡又論徐積之節孝集謂怪而放如玉川子然積文依經立訓雅近儒者樊宗師盧玉川則有意爲怪誕不經之言良非徐宋之用心此亦不可不辨大抵有本之言必不險有用之言必不怪險怪一道卽孟子所謂揠苗助長之功雖可震炫一時萬萬不足耐人尋味呂東萊論文字病痛一曰深二曰晦三曰怪柳子厚之文章六說頗亦以文章辭句奇險爲病然作者能知文章之所發生尋源竟委語不期精而自精文不期當而自當何必以險怪見長其趨險走怪皆情有所

偏學有所不至之病非謂天下固有此派存之以備文章之一格者宋濂病世士以訓詁艱深爲奇斥之曰技不許之曰文且曰未必能至夫深于訓詁其文尙可尋繹不必反置而臆屬尙復爲識者所詬病則一力求怪者其道不益遠邪

忌凡猥

愚前篇力闢險怪似乎文章宜棄奇與人爲同矣古固有言曰文貴乎

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

見王允論衡書解篇

嗚呼果

如此言未有不卽于凡猥者矣凡猥非險怪之對亦不足以救險怪之失弊乃適同于險怪何以言之凡者狃于習而寡新意猥者淪于俗而多鄙言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卽凡猥之謂士大夫談吐一涉鄙倍卽不足以儕清流矧文章爲嚴重之器奈何出于凡猥陳師道

後山詩話稱詩文總訣寧辟勿俗愚謂救俗何必辟據理道以發言自不至俗若語出不根雖辟亦未必能勝于俗去俗本無他法但有讀書明理宗道三者而已讀書多則聞見博無委巷小家子之言析理精則立言得體尤無飾智驚愚之語至于以文明道則位置逾高可以俯瞰萬有凡猥二字不特無幾微之染亦並不知有所謂凡猥者邵青門曰敷衍者忌俗又曰譁世取悅其病鄙愚謂既曰敷衍又何俗之忌既云鄙矣又何足譁世此等病痛于入手時卽當掃除而曾子所謂須遠鄙倍之言尤足引爲文章之秘訣故能文章者必能擇言王珣石和文集文昌閣碑記謂孔子不得帝君之教天下將有悖心反道肆然于日用倫常之際而不復以天地日月爲可忌讀之令人欲笑帝君何人何以有教何以能助孔子倫常之事何關於日月此庸俗之所躐而有識之

所鄙也魏伯子作感應篇序愚且笑其不應有此題目况此等語安可施之文字昔主杭州東城講席有門下士以其師某某之遺文進第四篇卽有關帝廟酬神記中有焚香上袍一語上袍者以龍袞加木偶之身也某某果知文者又安得此凡賤之語故立言一節不可不慎然亦有化臭腐爲神奇者漢書中凡至煩至屑至庸至俗者均能一一澤以古色使不墜于塵俗然序事體也方望溪與孫以甯書曰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然亦就序事而言序事者本人有是煩屑庸俗之事傳中有不能不具載者斥棄轉不見工不如悉登之愈以見其筆妙若立言則萬萬當吐棄凡近不能着以塵相文心雕龍體性篇曰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字句尙且剖析及于毫釐則立幹之義更可知矣故文者首尙嚴潔嚴卽屏拒凡猥之謂潔卽

洗滌凡猥之謂貴在作時加意尤貴在讀時加意

忌膚博

凡初閱文字得一沈博絕麗之篇什浩浩乎若傾筐倒篋而出則未有不咋舌失色者然當尋源竟委觀其來脉審其筋節辨其骨幹然後始賞其波瀾蓋無來脉筋節骨幹但覺處處填塞所摭典故若蔽天而來此不名爲博但名爲膚不足重也讀書鏡曰綜博則澤鮮夫文字鮮榮原易動目然亦貴在立意天下博麗典則之文有如司馬相如之封禪文揚子雲之劇秦美新班孟堅之典引乎細繹其段落俯仰進退承接安頓在在都有眉目者意內而言外也杜樊川答莊充書曰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詞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侯雪苑亦言士多而將囂號令散而無紀卽是此意以

理論之方正學親受業于宋學士之門然鄙意正學之文精到嚴潔似有出藍之目紀文達則取宋之醇而斥正學意氣太盛文達生平痛惡理學故有是言實則宋文亦微有貪多處周輝波清雜誌稱司馬之文能以多爲少此非縮地之術不過擇言至精而已擇言既精安有膚博之病膚博之病如胖夫委頓血肉消衄于內而皮革尙寬廓若牛之垂胡此實亡而虛具其表耳故王充論衡書解篇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失形者亡實也推其病源卽無精意以立其幹幹不立雖采摭繁富形神總屬木強孫穀祥野老紀聞曰善飲食者穀菽脯醢酒茗果物雖是食盡須得其化則清者爲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在爲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家說話了也此語最精別人好處采摭可也必靠定

人家言語自己漫無主見猶之集萬錢于膝下不能覓繩以貫使盡氣力萬不能提挈得起但覺左支右吾間有說到處一轉卻又不是雖多亦奚以爲顧况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曰有體病而才瞻者夫才瞻矣而體仍言病則所謂瞻者亦塗飾于外廓而無當妍而不據皮膚雖極鮮澤骨幹終竟迴弱迴弱卽是病雖具瞻才皆屬剽竊毫無心得此行文者不可不知譚格曰古人博收而約取博非壞字惟能約取始不疑其爲博若舍內飾外則皆謂之膚博

忌輕儇

古文者非每字每句必倣古人之聲吻爲吐發者也義理明于心用文詞以潤澤之令讀者有一種嚴重森肅之氣深按之又彌有意味抑之不盡而繹之無窮斯名傳作若刻意求悅庸俗之耳目極力摹仿古人

之聲調自無道理以筦攝之則口不擇言雖自詡工巧往往墜落輕儇一道初不自知也朱子嘗謂呂伯恭是寬厚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輕儇底人然東萊一生於古文用功甚深教人作文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模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叙如何是抑揚開合處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字下句處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就此而言決無輕儇之病矧東萊尤非輕儇之人不知朱子何見而有是語吾輩後生不解先儒之言闕之可也若但言文字則古文中決不宜墜落輕儇竟陵公安一派昔固有人議爲輕儇者今讀其文鍾伯敬涉于簡易者多然能自圓其說亦頗有首尾唯時病流走過日卽逝不復耐人尋繹謂

之輕可也而弊尙不至僂譚友夏劣於伯敬而復極力摹古追逐不至
乃時露醜態則果輕而僂矣今但舉其雜記一體言之遊玄嶽記云晨
起往觀岩岩在殿後大石有餘丈詭秘峭刻有骨有膚有色有態有力
有巧力巧作如此
用法已謬高者上躡壑以下至不可測使鬼爲之勞矣上數語

寫岩狀險峭可也足成使鬼爲之勞矣六字又復成何句法作者殆謂
鬼工所不到意然何事着力至此其遊南嶽記則全仿封禪儀記中間
三用意不欲往遂不往七字作複筆甚凡猥無味其云僧火于衲客依
于鑪矜情作態欲奇而不能奇而膠晦不可解處如香鑪獅子南台諸
峯皆莫能自立鳥莫能自飛峯莫能自立言其危也鳥莫能自飛又作
何解其初遊烏龍潭記曰白門遊多在水磯之可遊者曰燕子然而遠
湖之可游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遊曰秦淮然而朝夕至凡

三用然而字不過欲形潭之在城內耳又何必張皇如許且然而作如此用法亦儻不可耐其再遊烏龍潭遇雨則時交七月暑雨不時天地晝晦亦常有之事記曰乃張燈行酒稍敵風雨電雷之氣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爲潭所有亦或卽爲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曰不盡然不亦異乎蓋言潭中雨潭外無雨爲潭所有爲潭所生此復成何句法其繁川莊記曰初入竹時煙其步彌復可笑柳州窮極山水之狀無不備肖肯一語張皇至是否譚友夏合集爲明蘇州張澤刻本每篇批語皆摹仿元春者今論輕儇之病故略及之至于公安不特輕儇直是院本中打諢今但舉中郎一集言之記靈巖云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纒湘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鐵石肝能不魂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嗚呼遊記中乃有此等用意

則直可以香奩之體爲古文矣記百花洲曰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隻艘鱗次綺錯氤氳數里而已矣此等語可以入文與否不待識者而已辨之矣記荷花蕩曰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簇鳥汗透重紗如雨文體之狎嫺至於無可復加集凡四記西湖其第一記云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輕儇之語脫口卽是其記孤山曰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便宜人三字亦可入文耶其餘二袁可以不問而知要之伯敬亦不無輕儇處如遊浮渡山記曰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婦此其可議者也譚友夏極力摹古力不足而墮于輕儇猶可言也若公安則恣肆不畏人紀文達斥其破律壞度此四字足以定其罪矣古人言文以載道聞者以爲陳言愚謂不爲文則已若立志爲文非

積理積學循習於法度精純於語言不可輕着一筆蓋古文非可隨意揮灑者也一染竟陵公安之習則終身不可湔滌矣

忌偏執

偏非特見也蔽于近而無覩故敢爲自信之言執非的解也守一隅而弗遷轉據爲堅確之說此皆學問不純私見過深又用自矜炫流弊往往至此章實齋非精于古文者也然其論文曰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嗚呼推勘末俗之病源洞見癥結矣用詐可以侷利用詐萬不足以得名且詐字可僥倖于事中萬不能僥倖于文中文爲天下公器謂能以一己私見遂壅天下之目杜

天下之口邪古人性之偏執者至王臨川極矣然觀其文字皆源本經術雖不能見諸施行然殊未敢顯悖古訓

字說則不在此論

後人學不及臨川

而又不根于經史據其銖寸之才氣率意發議以爲奇特習俗或從而炫之而稍明于理者則決不稱可汪伯玉好作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一字不通當以劣等處之然太函集中文字刻意摹古往往不能自遂鄙意伯玉才調未必能及洪景廬之精博景廬尙不能追蹤東坡矧伯玉邪據其一己之見夷曩古人古人不能起辨亦何施而不可然以上所言第言用偏執之見凌詆古人者也陳龍川聰明蓋世至言侵倫常則殊不可解岳珂程史呂祖謙卒亮爲文祭之有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朱子見之大不契亦由于才多自信太果轉以所言爲堅確之說國初大儒如王船山雖無

此等語病然往往入古人于冤獄余爲船山史論後案爲之更正者不下數十條其尤奇者罵人到快意處倒將正史之文撤去尋覓筆記中訛謬之言力入古人之罪如論光武之詔任延尤爲可笑延于光武朝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曰善事長官勿失名譽延對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此言見之本傳見之通鑑無可議也船山忽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和字原可爲私字之訛筆忠臣不私本無可駁若言忠臣不和則留下無數罅隙生人議論矣諸如此類一部通鑑論中奇冤之氣觸天古人謂清議所冤萬古無復反案其言深可尋味魏叔子曰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諸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人之短而不中要害取奇出新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解得此言則臨文時自有一種

雍和平易之氣安得有所謂偏執者王世貞四部稿稱南豐氏飶而衍
飶字大佳凡食魚嚼骨必防其腭飶字安得有鯁然非理正文腭亦萬
不能當得此字真際

忌狂謬

才士多狂狂則近謬弊在苦古人範圍之密義法之嚴知不能遁越而
出始縱情爲放言高論以自矜衒無識者往往爲其所動以爲不落古
人窠臼是有志者之言究竟足以留貽爲人師法者狂謬者勝耶傳耶
或合範圍有義法者勝耶傳耶彼狂謬之人必聰明絕等筆墨之間有
一種光氣足以奪人故能擅勝于一時若才庸而志高亦竊效而爲之
謬且加甚明萬歷十三年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刻李贄之文以呂不韋
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嘉耦以

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云云此等語果未嘗經人道過然實非奇語凡能奇者有一種顛撲不破之道理以曲筆描畫而出見以爲奇實則至正若反常道而敢出以兇逆之語真是狂謬不是能奇李卓吾之妖妄人人知其謬妄雖不必告誡而行文亦無人肯學者然僕所辨者有論文之狂謬有行文之狂謬弊皆在于析理不精故行文論文皆詭于正也毛西河之經術有獨到之處胡能厚非然其論文自歐蘇以下俱不屑不屑歐蘇可也乃狂號怒罵考亭之經說則近市井無賴矣又論夷齊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忠臣義士作如此分析殊不可解究竟痛詆歐曾者亦不自西河始也祝枝山作罪知錄且歷詆韓歐蘇曾六家之文謂韓論易而近儂形麤而情霸其氣輕其口誇其發疏躁歐陽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披袞繡東坡更作儂浮的

爲利口譁橫之氣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顛不息曾王旣脫衣裳並除
爪髮譬之獸齧腊骨至于老泉穎濱秦黃晁張則尤不足齒數枝山之
意唯尊柳州尊柳州未嘗非是謂一柳州足掩此數家且駕昌黎而上
直是粗心武斷語凡此皆言論文謬也而行文之謬有出人意料之外
者穆參軍修爲宋文開山鼻祖一力宗昌黎柳州取徑之正信古之篤
用心之精實在柳開之上傳爲尹師魯再傳爲歐陽修可云盛矣然
亳州魏武廟記云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尙延數年之位豈強吳庸蜀
之不平又述守臣之言吾臨此州不能導爾小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
云云此何語也六朝相襲非篡不王區區一操固不足責然必如是尊
崇無乃失檢容齋三筆論作文要檢點歐陽修作仁宗御書飛白記文
中稱予又稱陸經之字歐爲大師稍不檢點且譏之不遺餘力又豈可

施以狂謬耶至于譚友夏作其父德甫墓志曰先人九歲孤十八爲諸生性挑達與諸少年爲裘馬聲伎之樂其求母氏五十文說曰吾父四十七逝矣使得半百之年而壽之春猶得爲子母今未亡人何敢不喜懼并譚氏負重名文字不檢點至此斥之爲謬甯謂過當挑達是何語安可加之先世未亡人三字述母之言尙可恕也徑曰母今未亡人用一今字直友夏代母作謙詞其謬令人欲笑此無他恃有文字之虛名以爲隨意發揮均中槩則由太快意始成此謬故古文非精心研練積理積氣于平日加以檢點于臨文之時庶幾無此失也

忌陳腐

文人因科名之故以盛年無限之精力沈酣於八股中及宦成名立始銳意爲古文撫拾古人講學言道之餘瀆大張其旗鼓曰文以載道吾

文直布帛菽粟無取於淫麗之言繁誣之說固恢恢而壯闊也一取其
文讀之其述政事則不離官文書氣辨道學則不離語錄氣著經說則
不離高頭講章氣發吻詔人則真德秀之文章正宗也金履祥之濂洛
風雅也是二書者紀文達謂其但充插架無人起而攻之亦無人嗜而
習之文達平日痛惡道學此言尙爲平允蓋文以載道之說蘇文忠恒
述歐陽文忠語詔人矣孫明復謂文爲道之用張文潛謂學文之端急
於明理愚按道理二字實純備于爲文之先斷不關係于臨文之下若
秉筆爲文卽思某者合理某者中道拘攣桎梏不期趨入于陳腐矣八
股先生教人凡經史中生澀字面便不宜用非經史之字有干于功令
直衡文者相承以陳腐非陳腐不能淪入其肝脾轉轉相因八股一道
遂成世之腐物其甚者又往往遷其爲八股之道入于古文此盛氏叢

談所謂以易得之以易出之者也。以易者何不必穿穴古今，但采取先儒口頭所常言後生小子耳中所熟聞者，補輯成文，以爲得諸天然，出以清簡，故理學家言最爲退老，鄉宦著書之藍本，以不必用心，又據絕高地位也。究竟汗牛充棟，徒資覆瓿，可以不作顧亭林謂講學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于修詞。方望溪謂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文，顧氏尙實用，不爲應酬無益之文，實無意于修詞，而詞語簡峻堅卓，由所學醇也。望溪亦道學一流，然文字有關鍵，有精神，無朽懈之氣。此二氏之文決不能謂之爲陳腐，須知文律之嚴，萬不能以先儒口頭語爲吾文之門面。袁子才譏程魚門謂有心爲有關係，文字愚謂無關係之文字固不必作，謂文字一出在在皆有關係，則人心世道語觸指便來。陳陳相因，卽窮老盡氣爲之，亦未必卽爲天下之關係。平心而論，古文無不

由道理而出當先辨此道理是否陳腐有道理本非陳非腐一出冬烘手筆卽成陳腐者亡友吳摯甫先生謂馬通伯說理之文最不易作是說蓋本于曾文正先輩深洞文中甘苦知以文明道大非易事唯醇故不陳唯精故不腐雖然精醇二字能於故紙中尋索之否吾人平日熟讀經史及儒先之書須鎔化爲液儲之胸中臨文以簡語制斷之務協于事理此便是道然斷非剽襲僞託始臻此詣鄙人有志未逮竊願與吾同學之良友互相努力以赴之

忌塗飾

劉祈稱文有六不宜蓋謂散文不宜用詩家句不宜用律賦語正以詩家之語近纖律賦之語多駢施之散文便近塗飾夫才士之文旣不能出之平淡尙有駢文一道儘可驅駕然而才多者恒視散文若不足爲

一握筆伸紙非徵引古昔卽竄獵艷詞旣無精意爲之根幹却成一不駢不散之體幾乎追迹漢京實則非也論衡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貌固類矣然非真形卽過于塗飾而不求實際故貌存而形失耳天下名爲古文何嘗無斑駁之古色猶之精氣內壯自爾顏貌鮮澤若枯槁之形卻施以朱鉛斷不成其爲真色魏伯子之論文曰用故事如一石一花偶然安放而已否則窮人補衣但貼一塊此語趣極語不發諸心本務以獵略爲長外膏而中枯貌豐而神朽初見或振其華纘迴環誦讀兩三過後便索然無味嚮者某文士爲人作志銘讀之鏘然大有音節而詞采亦佳麗尋爲吾友高夢旦摘其剽襲之處細加注脚則一篇麗文竟成一釋氏水田之衣無一處不借取于他氏而爲緣飾者此等文不作可也尤展成四六家也其告陸靈長文忽爲散行體每到結穴處

卻加以兩三聯四六自爲創格此焉可學正由才多無可展布似不如
是不成其爲文體者等而上之錢虞山爲國初文章大老今試舉周忠
介公夫人六十壽序言之如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縠晦蒙
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駁雨止而轟雷猶殷又曰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
夏之時雷電發作天地晦冥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朗支頤伏枕之餘
促數如小劫依稀如昔夢豈不快哉前後兩用雷雨爲喻似極興會而
意平而沓且渲染處亦極着力虞山集中佳處固多而好填艷冶字面
亦不少昔人譏楊鐵崖文斥其剪紅刻翠以爲塗飾虞山不免此病望
溪至詆虞山文爲穢然望溪清靖純正視虞山之好爲華絢自出兩途
平心而論虞山華士之文也望溪學者之文也無虞山之才用竄獵爲
恢富通是借才于人必有時而窮爲望溪之文非原本經術及儒先之

書八家之範圍亦往往流于寒素綜之古文之爲體意內言外且多言不如少言少言不如精言言求其精非由學術之邃閱歷之多安能垂爲不朽若徒事渲染使讀者一過輒忘或不終篇卽生厭倦故愚于此弊頗極着意除之葉水心曰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照座然不免于俗惟自家羅列者卽甕缶瓦杯卻是自家物色此語正痛斥文之不宜華飾然但陳甕缶瓦杯又不能不瀕于寒瘦故水心之言亦圓得一半果能學有本源語有根柢卽稍列金銀亦不是塗飾偶陳甕瓦亦不類清寒也

忌繁碎

唐順之稗編稱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言事之繁碎非言文之繁碎也凡爲人作家傳作志銘旣非世之有名

將相及乎儒宗碩學子孫編輯事略又非文人之筆其敘述安得不流于繁碎執筆者不加審擇因其繁詞碎義一一掇拾簡端是吾文隨之而繁隨之而碎矣宋濂論文有八冥一曰碎害完完者首尾有起訖筭接有法度敘述有去取言詞有分寸成爲整片文字斯亦可以謂完矣若貪多務得卽爲文體之累魏叔子曰文可詳復不可煩碎愚按要言不遺漏者謂之詳行文用繞筆者謂之復詳而求明方不傷煩復而取神亦不病碎魏善伯稱大家文細碎處有片段險厄處有安頓所謂片段者卽宋學士所謂完也嘗論歸方之文立言頗正文體亦不稍涉纖佻然歸有寒花葬志方有逆旅小子謂之爲碎亦無不可惟逆旅小子尙用以警醒有司而寒花葬志雖不作可也二公皆學史記以史記敘事之工雖五蠱萬怪皆能攝以清光不特不見其煩碎而且不覺其媿

藝今試舉衡山王賜傳言之王病太子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與太子同母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並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並廢孝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以上數語得無煩乎不特煩也而且媒藝而碎荆川亟稱其簡何也余曰筆妙也所謂五蠱萬怪一一攝以清光也然不宜學自史記之例一開而漢書學之乃加甚焉南北史學之乃尤加甚焉漢書江都王建傳建遊章台宮令四女子乘船建以足踏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遊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

人姬八子

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

有過者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巨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若此者蓋學史公而戾者也故朱子譏南北史爲小說則又學漢書而戾者也吾輩既無馬班之才學此二氏之文當學其醇正者若如此類之煩碎媠藝雖筆所能達亦不宜輕涉蓋古文之體極嚴甯守範圍勿矜才思斯無此等流弊

忌糅雜

糅雜者雜佛氏之言也僕前十年讀指月錄及五燈會元至今不解其義以南宗聰明匪淺識者所能到一日偶翻楞嚴讀之十日而盡中心甚悅適譯洪罕女郎傳遂以楞嚴之旨掇拾爲序言頗自悔其雜幸爲

遊戲之作不留稿也柳子厚文幾抗昌黎之席然其送文暢序則與昌黎大異昌黎斥僧徒如禽獸貶佛法爲夷狄子厚則曰王城雄都宜有大士又曰勤求秘寶作禮大聖則禮僧徒爲大士去禽獸遠矣尊佛氏爲大聖去夷狄又遠矣計河東集中碑版之文曰曹溪大鑒禪師碑曰南嶽彌陀和尚碑曰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曰龍安海禪師碑南嶽雲峯和尚碑及塔銘曰南嶽般和尚第二碑曰南嶽大明和尚碑曰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卽贈送之序文暢以外尙有方及師巽上人僧浩初元暉師琛上人文郁師玄舉濬上人不一而足推崇象教引用內典其甚者謂佛書往往與易經論語合且不與孔子異道其碑版文字摭天竺典故更不待言柳州負一時重名人重其文哀其遇故亦無復論議之者而子瞻兄弟尤坐此病子由之欒城集制誥以外竟集佛偈至

于數卷則殊無謂矣其餘若梁補闕白文公趙閒閒諸公不及八家之盛雖合儒釋爲一其道亦不足以病世近代如大雲山房動及宗乘只此一着已遜桐城蓋文體之嚴淨不特佛氏之書不宜入卽最古如老子莊子亦間能偶一及之用爲大道之證若專恃老莊之理又豈足以成文錢虞山有學集詩中時時用內典幾冒釋氏故實爲藝林之故實文集中如天台泐法師靈異記尤近淫蠱如或問于錢子曰慈目之事子以爲信乎誣乎曰信也如來拳拳付託唯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當此時闡揚台事大明如來一期教之肩鏹譬則被昏夜以月燈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共護念證明誰得而非之云云虞山自矜淹博旁涉釋氏故漫然爲此無復顧忌之語試一體驗直是頭陀說法不是文士行文究竟忠節如顏魯公尙有此病何論虞

山或云西山白沙俱不諱言佛不知西山非文家也學派自學派文派自文派白沙之學爲人集矢已自不少鄙人論文不是論學略之可也綜言之取義于經取材于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何必深求桑門之學用自矜炫其博至于近年自東瀛流播之新名詞一涉文中不特糅雜直成妖異凡治古文切不可犯

忌牽拘

何謂牽拘牽於成見拘於成法也文之入手不能無法必終身束縛於成法之中不自變化縱使能成篇幅然神木而形索直是枯木朽株而已不謂文也譬諸由歐曾入門一步一趨惟歐曾是程此於初學時可謂能自得師乃久久而仍不變勿論不能突過歐曾卽能形似使讀者

疑若已見之成文亦復成何趣味汪堯峯曰今之讀某文者不曰祖廬陵卽曰禰震川其未讀某文者亦埒和云云聞之爲文也必求所從入其既也必求所從出彼句剽字竊尺寸以求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某嘗自評其文蓋自廬陵入不從廬陵出鈍翁之言可謂精矣然讀其文又未必能踐其言若廬陵者實從昌黎入不自昌黎出者也堯峯者從廬陵入仍從廬陵出而又不能盡肖廬陵者也大凡能文者始能論文而所作又往往遜其所論學者但惟其言是師不必責望其人可也卽如堯峯所論能入能出此大有見地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守一先生之言宗一先生之教固是信服之篤然有師而無我有古而無今仍不能抉出文中之妙楊維禎曰處士吳萊以著述爲務善論文嘗云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奇者不爲法度所縛鄙意不爲法度所縛

非軼法敗度之謂能從法度中上下四旁轉移變化耳處處變化卽處處有變化中之法度黃潛稱吳萊淵穎集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或有謂其溢量者以意推之吳立夫惟有雄深之氣故有不爲法度所縛之言吾輩須知變化二字不是專主放溢而言蓋能以法度爲變化不是一變化時卽爲法度若唐荆川之論文得之矣荆川之言曰就文章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一段精神命脉骨體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與此荆州所言蓋求之於本源之地得立言之旨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所詣頗不易到然能於此處着力終始是法度中之文字不是牽拘法度之文字矣元朱夏答程伯大書曰今之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剽襲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齟矣此言淺而易避剽

襲綴輯之不足爲文人人知之至死不悟卽是牽拘之大病痛今欲除牽拘之見只在多讀大家之文虛其心求古文之關鍵沈其心思古人之用意堯峯之所謂入者專一家之謂也堯峯之所謂出者融各家之謂也能如此用心不特不至牽拘且能養此心至活潑潑地矣

忌熟爛

呂東萊論作文法舉文字之病十九其第十四病曰熟爛歸震川述之不遺一字竊意東萊之文非能過于震川也然其推崇東萊乃奉以爲師法則知文字弊病之應除者勿論古今凡名爲能文者皆審之也且熟字非文之病爛斯病矣後山詩話引歐公語謂爲文有三多多看多做多商量若此者正欲求熟耳朱弁曲洧舊聞言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讀之自是文章日進子京之文果否能益

魯直則不敢知然朱氏非能文者也其作此語不過論作文者務歸于精熟而已故熟爛二字亦須分別言之曾文正論文貴圓顧非熟何能圓鄙意當於古人法律中求圓不當于俗人眼孔中求圓于古人法律中求圓則雖熟不爛于俗人眼孔中求圓便成熟爛句句雖似渾成究竟是熟爛之熟不是圓熟之熟袁簡齋謂措詞率易類應酬尺牘此正指熟爛之真病痛蓋入手時便淺率古人用心處偏不用心凡諸俗媚世之文用心獨至此等文字已不期趣入熟爛一路匪特意俗筆俗卽句法中亦好摭腐爛之語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異數也其某某之事有如此晏如也等句此皆俗不可耐之語一犯筆端令人呃逆不止質言之反乎熟卽爲生行文生而不熟字鉤句棘亦難協律似乎熟字初非行文之病歐公曰爲文之法唯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也

東坡曰凡文字少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知二公之語蓋欲人于讀文時熟則作文時亦熟熟非緣古人之軌迹一一步躡而從在能循古人之軌迹一一變化而出譬如古人本如此說吾則抽換之挪移之宜前者後宜後者前宜長者短宜短者長可以從心成爲規矩試問此等境界非熟何能遽臻此則歐公坡公所謂熟決非熟爛之熟夫行文而至于熟爛本無可言推其病源終屬理路不清用功不得根據又寡閱歷凡其所得皆屬古人糟粕雖鎔經鑄史出許多偉麗之詞然神朽骨濁終不鑿明人之眼此正所謂熟爛也

用筆八則

用起筆

文之用起筆頗有數忌如贈送序及山水廳壁諸記忌用古人詩句起

碑版傳略忌用議論起論說雜箸忌引古作陳言及成句起此淺而易
喻者也若機軸之變換尤當體認古人着手之處試看大家文集所能
引人入勝者正以不自相犯譬甲篇是如此起法乙篇卽易其蹊徑丙
篇是如此起法丁篇又別有其用心猶之行兵沮險以爲固當知施之
平陸成何壁壘不能泥據山之壘用諸夷坦之地西人之製機亦然等
一輪船然自鍋爐車軸車葉外機器之形匪有同者不同非自相戾也
期于適用而已蓋匠心運處自有不同之同故不善于文者墨守老法
一篇旣如此着筆于是累篇皆同分以示人頗自見異及鑄爲專集一
披覽卽已索然昌黎作平淮西碑起筆曰天以唐克肖其德幾于嘔出
心肝方成此語後生若皆如此喫力便趨奇走怪入太學體矣須知文
之能奇必爲情理中之所有不過造語異于恒蹊非背理而求奇匿情

而求奇也呂東萊成博議全篇之意往往定于發端一二語且皆精切于物理最利觀者之目全體多半如此久讀之亦殊寡味總言之領脈不宜過遠遠則入題時煞費周章着手不宜太突突則轉旋處殊無餘地用考據起雖頭緒紛煩須一眼注到本位方有着落用駕空起雖寬泛無着須旋轉趨到結穴方能警醒以上均就論說贈送序及雜著各體言也若記山水記廳壁記器物記人既不能奇毋寧用年月或但記事與物之所緣起較無弊病至于傳略銘誌墓表神道各碑或叙譜系或姓名此一定之法昌黎墓誌有偶然叙及交誼者唯其有交誼始爲之撰文雖語涉家常于體格亦不甚病然總須嚴潔譬諸身到名山未到菁華薈萃處已有一股秀氣先來撲人人便知是作家語不易拋却歐文語語平易正其嚴潔不可猝及昔人見歐公醉翁亭記草起手本

有數行後乃一筆抹却只以環滁皆山也五字了之何等斬截然但觀此五字亦有何奇似盡人皆能不知洗伐到精粹處轉歸平淡淺人以平易爲平淡便不是矣

用伏筆

行文有伏筆猶行軍之設覆顧行軍設覆敵苟知兵者必巧避不犯我之覆中若行文之伏筆則備後來之必應者也故用伏筆須在人不着意處又當知此不是贅筆才佳左傳序無知事至興會然無知爲雍廩所殺乃不能就本文中叙補却在本文之先另提一筆曰初無知虐于雍廩不倫不類此可算得伏筆否左氏文章之聖固無施不可吾輩學之便矯強矣伏筆卽伏脈猝觀之實不見有形迹故呂東萊論文謂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善于文者一題到手預將全篇謀過一一審定

其營壘陣法等是一番言論必先安頓埋伏在要處下一關鍵到發明時即可收爲根據故明眼者須解得一箇藏字訣欲注射彼處先在此處着眼以備接應朱子論東坡文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令人不見裏面藏得法在只學他一滾做將去朱子此論不是論伏筆然說到藏字即可語行文不能無伏筆亦惟善伏者始得後來之顯豁蓋一脈陰引而下不必在在求顯東雲出鱗西雲露爪使人捫捉亦足見文心之幻朱子又言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其實詳得起伏之法雖長亦何嘗不可照管王臨川上皇帝書處處皆能照管所以能照管者正以未說到彼而此間先已埋伏到興會淋漓時回眸顧盼則以上之伏脈皆見矣汪堯峯與陳靄公論文第二書言後之作者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言應者

何卽應其所伏也且伏筆苟使人知亦不稱妙無意閱過當是閒筆後經點眼才知是有用者武林九溪十八澗之水何嘗一派現出溪光偶經一處駭爲明漪絕底然實不知泉脈之所自來及見細草紆綿中根下伏流靜細無聲方覺前溪實與此溪相續可見用伏筆是陽斷而陰聯不是伏下此一處便拋却去經營彼處悟到此法則朱子所論藏字訣又得關合矣綜之文字有起卽有伏能悟到起伏則文之脈訣得矣用頓筆

凡讀大家之文不但學其行氣須學其行氣時有止息處由之走長道者惜馬力惜僕力惜自己之脚力必少駐道左進糗加秣然後人馬之力皆復文之用頓筆卽所以息養其行氣之力也麗澤文說曰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卽此謂也惟頓時不可

作呆相當示人以精力有餘故作小小停蓄非力疲而委頓于中道者比若就淺說不過有許多說不盡闡不透處不欲直捷宣洩特爲此關鎖之筆略爲安頓以下再伸前說耳不知文之神妙者于頓筆之下並不說明而大意已包籠于一頓之中如漢書邴吉傳略謂帝以郭禳夜到郡邸獄亡輕重一切皆殺之而皇曾孫亦在內吉相守至天明不聽入尋帝亦寤班固于此處作一頓筆曰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試思吉一拒之恩能及四海則武帝殘殺之威一夕卽可以普及四海固不斥帝而但稱吉此等含蓄不盡之頓筆淺人曾學得到否就文勢而言似頓筆就文理而言是結筆大家文字以小結作頓往往有之特不如班氏于小頓小結處能神光四射耳魏善伯曰險厄處有安頓班書到此必不敢斥帝爲無道決不敢加以微詞此亦

可云險厄矣顧能作如此安頓所以成爲大家歐文講神韻亦于頓筆加倍留意如豐樂亭記曰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又曰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或謂故老無在及遺老盡矣用筆似沓不知前之思故老專問南唐事也後之問遺老則兼綜南漢吳楚而言本來作一層說卽了而歐公特爲夷猶頓挫之筆乃愈見風神故王元美作文三法其第二條曰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唯能解班歐二氏之句法卽可悟文家頓筆之法愚嘗告人歐公此文一意作兩層頓法乃不知太史公能以一事作三層頓法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作胡服語樓緩曰吾欲胡服旣與肥義論定乃書曰于是遂胡服及公子成服而朝乃書曰于是始出胡服令也一胡服成三小結實則樓緩最聰明肥

義次之公子成最頑固必俟首肯乃敢發令曰欲者定謀也曰遂者自服也曰令者偏使國人服也蓋建議就商于三大臣則三處均用胡服作頓筆頓處卽是篇中之結由之大陣包小陣小陣中亦另有司令之人卽結束之謂總言之頓處必須言外有意筆外有神才算活着若言下截然無甚意味便成柴立不是頓筆

用頂筆

文有停頓處其下卽有頂接處原是一脈牽連而下八股之頂接恒與停頓處緊緊相應其實只是一意略爲間斷若自相問答之類深于文者決不爲此淺率頓處旣含悠揚不盡之思若頂處卽聲明其意則何必于頓處作爾許經營故大家之文每于頂接之先必删除却無數閒話突然而起似與上文毫不相涉細按之必如此接法其中實蓄無數

深意亦屏無數枝詞然而須講力量矣謀篇時先自布置一切宜後者反先宜直者反曲裁量某處喫緊則故雍容其態爲小停頓令讀者必索所以然于頂接之時乃頂接處又故鬆緩其脈不卽警醒却于句中無意處閒閒點出使讀者心領神會其所當然又不能切指其所以然則製局之妙也今試舉韓文一篇言之如送齊皞下第序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于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之所謂良有司也屑受之愬不行于君巧言之誣不起于人矣此將皞之所以不得舉之故頓斷歸罪有司別無餘語讀者將謂此下必叙齊皞遇合之蹇大發牢騷迴頭更將有司痛詈一遭補足餘意而昌黎頂此句之下乃作三疊筆曰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

似一味爲有司解脫既爲有司解脫何必更爲齊皞不平不知昌黎之意蓋惡當時俗尙錮蔽以矯爲直純是私心有司沿俗成例不足深責前半之痛詆有司罪案原定在有司身上而實非昌黎文中之正意故頂筆作紆徐寬緩之語令人疑駭正是昌黎善用頂筆之妙及叙到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矯私二字是積弊當怪習尙不能專怪有司于正是意始明此卽不佞所謂鬆緩其脈不卽警醒却于句中無意處閒點出者是也然非力量厚者決難至此魏伯子曰本欲提起至天因力量不足便須塌地放倒若只提至半空神力氣格俱敗矣蓋以歌唱之道喻文確爲切實之譬脫無精意又寡謀篇製局之能昧停頓起伏之法誤會不佞所言頓處是此意而頂處忽謬爲興會說到別處去然後極力兜轉再來牽合承接前半脈絡此亦算得力量邪直庸醫接骨

之丹雖重裹厚敷于折處斷難復原唯力量厚者神定見遠和盤打算雖遠遠推開而遙脈一絲仍自迴旋牽引恣我伸縮吐納總言之用頂筆必須令人不測此秘亦惟熟讀韓文方能領會

用插筆

事有在文中若不相涉者然不補敘其事則于傳中本事爲無根若不斟酌位置又類陳先代之寶器於席間夾亡親之遺囑於詩卷不惟不倫而且無理雖通鑑爲名手所編然往往敘補本人家世多勉強攙入猶目中着砂令人難耐漢文正典言敘事文有十一種曰正叙曰總叙曰間叙曰引叙曰補叙曰略叙曰別叙曰直叙曰婉叙曰意叙曰平叙而獨未言插叙夫文體貴潔原不應牽涉他事然一事有一事之源頭不能不溯遠因過簡則鮮晰過煩則病臃過疾則苦突須在有意無意

間用插筆請出旋又歸入正傳此劉彥和所謂理枝循幹者也左傳爲文家叙事祖庭每到插叙處輒用一初字領起如宣公二年叙晉靈不君以伏甲困趙盾至提彌明鬥死盾幾不出忽得靈輒而免然靈輒事與本事相隔至遠只得用一初字補入靈輒前迹則救盾始非無因史家全循此例用爲插補之法而史記用之尤極自然魏善伯曰筋骨穿插處不落小家亦正言插筆之難耳顧左氏之長不惟此也能于百忙中緊緊穿插又緊緊叫應使讀者驚其捷敏而又不見針線之迹如襄公十三年晉欒氏之亂述盈之入絳因魏獻子也隨手卽插補盈佐莊子莊爲獻父故獻子私焉遂因之也以下趙氏中行氏知氏皆與盈有恠而與范氏有連入手必插補此三家並帶韓趙方睦見得四氏和欒氏之敗根已伏然魏氏強宗也故正文必歸重獻子惟中間敗欒氏者

實魏豹之力若破空點出魏豹不惟不易穿插卽用一初字亦無處安頓左氏卻從欒氏力臣督戎帶起魏豹則插筆遂不費力中間雜叙宣子慄懼使婦人輦以如公范鞅急智詐取魏舒道遇欒樂注矢不中以瑣碎事鎔成整片惟其善于穿插故神閒氣定初不着力而善學者厥惟史公遷文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今試問一傳數事如何安置斷非衣冠列坐蠢如木偶之陳故知非穿插不爲功所云從中變自旁入真道得穿插之妙且穿插非嵌埒之謂亦非挖補之謂不得間隙不能嵌而附之不覓竅竇亦非挖而補之法在叙到喫緊處非插筆則眉目不清故必補其所以致此之由叙到紛煩處非插筆則綱要不得故必揭其所以必然之故總之須近自然無嵌附填塞之弊方爲

佳筆

用省筆

文之用省筆非略也一略則應言而不言令讀者索然無歡雖竟其篇幅終蓄不愜之願讀過輒忘矣省又非漏也一漏則不惟于本文中多寡要之言尤于插叙處少神來之筆有首尾宜相應者漏則莫應有眼目宜點清者漏則弗清本欲求簡而局陣竟成斷折之勢此大病也且又非棄而不舉也文之去冗刪繁孰則弗知而往往犯此二病則神識昏瞽不能洞見文字之癥結以爲不如是叙述則讀者將不悉文中之究竟膚說生庸喋言成絮弊在不知舉其簡要而棄其駢枝耳姜白石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寡言者正謂其能吐棄一切歸于簡當耳要非用筆加洗伐之力臨文有審擇之功名曰能省直吾所謂棄而弗錄墜而不舉何名能省且又非疏而未檢也歐公之文似平易近情然每爲

小簡亦必屬稿則其事已不視爲玩易何至於疏又何至于不檢蓋能用省筆已節縮無數枝詞讀之似疏及絜其全局觀之又覺文之嚴潔處本應如是欲言其疏則于一兩字間早聲明已往之事都有歸宿如史記項羽本紀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用一者字插入項伯不見其突用一素字來救漢王始爲有根脫在此時插入項伯殺人張良救之因用此爲根則百忙中已來不及故留其事在下文聲明此處特用省筆使讀者並不駭其冒失文之疏處正其精神之貫徹處劉彥和曰精論要理極略之體試問不精不要又何能略學者爲文欲求略當先求精惟蓄理足者始有眼光有眼光始知棄取知棄取則儘我所爲全局在握省于此則留詳于彼伏于前必待應于後要之詳處非難省處難也曾南豐曰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今觀嘉祐集中

佳文非多然所謂反侈而成約者固惟南豐能知之不佞引伸其義曰侈字不就文體言當就作者言在他手宜侈言之始盡吾今約言之則不盡且約言而能盡者又不止主作者而言在能使讀者不以吾之約言爲不盡方稱能事此尤當于篇法句法字法間講究方足清人心目非有他妙巧也閻百詩曰惟簡可以救冗亦是此意

用繞筆

爲文不知用旋繞之筆則文勢不曲繞筆似復實則非復復者重言以聲明之謂繞筆則於本意中抉深一層乍觀但覆述已過之言乃不知實有抽換之筆明明前半意旨然已別開生面矣大凡長篇文章行氣浩瀚然每處必須結小團陣作一小頓文氣方凝聚不散若篇幅不長地步偪仄焉能數句便作一頓若一氣瀉盡亦患讀過卽了此非有移

步換形之妙卽不能耐人尋味猶之構園亭者數畝之地而廊榭樹石能位置錯迕繚曲往復若不知所窮方稱善于營構古惟昌黎最精此技今略舉一二篇用爲標準亦以見古人用心之曲折處如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不過一瞽目之人向人求丐耳文却將盲字作無數曲折盲目不盲心是主腦然處處傷悼盲字却處處繞轉心字如盲者當廢于俗輩不當廢于有道之人有道者知心也將心字一迴顧又言浙水七州均不盲者然當問其賢不當計其盲知賢者知心也又將心字一迴顧于是直說盲心無用自己盲目不盲心之有用又將心字一迴顧果能賜坐問言則目盲而心不盲尙能吐其心中平生所知見又將心字一迴顧再言心果不以衣食亂則所言或勝于絲竹金石也復言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則並盲目亦可以愈時時自憾其盲尤時時自

明其心一纖小題目百轉迎環似糾纏却有眉目似拖沓却分淺深神妙極矣次則答劉正夫書立一異字爲學文真訣大概言文字可能惟異字爲難能漢人于文皆稱能惟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能異此意亦平平耳一轉入當時之所不謂異者亦後來之所不足傳將異字逆接上文已見力量以下更用譬喻之筆爲異字發明歸到君子之于文不異于是所云不異正是求異此處欲繞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却甚易易然無曲折之筆卽近呆板文妙在將後進爲文深探力取古人之異者一抑見得異字萬不易到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者出亦決不能舍去異字而求循常將四子推入空際作想像語却暗中自占身分又閒閒繞轉四子都無牽強痕迹此等繞筆萬非元明大家所及其下復繞到能字因能字又顧到能者決不因循又

顧到能存于今者始名真能行文若捲簾步步倒捲而上上文有一處點眼下文卽處處迴抱文極緊嚴又極歷落無促促態度讀之能啓人無數心思

用收筆

爲人重晚節行文看結穴文氣文勢趨到結穴往往做懈其做也非有意其懈也非無力以爲前路經營費幾許大力區區收束不過令人知其終局而已或已有爲做懈之氣所中者卽讀者亦不甚注意大抵注意多在中堅於精神團結處擊節稱賞過後尙有餘思及着到末路以爲事已前提此特言其究竟因而不復留意乃不知古人用心正能于人不留意處偏自留意故大家之文于文之去路不惟能發異光而且長留餘味其最擅長者無若史記史記于收束之筆不名一格如本文

飽叙妄誕之事及到結束必有悔悟之言偏復掉轉還他到底妄誕却
用一冷雋之筆閒閒點醒如封禪書之收筆是也有痛叙奸讒誤國令
讀者憤懣填胸述到收局人人必欲觀其伏誅此似行文之定例乃不
叙進讒者之應伏其罪偏叙聽讒者之悔用其言不叙用讒者之以間
成功偏叙誅讒者以不忠垂誠如吳太伯世家之收筆是也有叙開國
之勳臣定霸之鉅子功高不賞幸免弓狗之禍却把其退隱之軼事盡
情一述竟似以國史爲其家傳雖描摹瑣屑愈見其人能全身而遠禍
寓其微旨如越王句踐世家之收筆是也有同等之隱事同惡之陰謀
同時之敗露是天然陪客文中且不說明直到結穴之處大書特書彼
人之罪狀與本文兩不關涉然句中用一亦字見得同惡之人亦同抵
于族不加議論其義見焉如春申君列傳之收筆是也有三傳聯爲一

氣事一而人三則每傳不能不劃清界限顧三人終局必待第三傳之末始能分曉而每傳中又宜有收筆此應如何分界者乃史公各于本傳之末各用似了非了之筆讀之雅有餘味則魏其灌夫武安列傳之收筆是也三傳中惟武安得保首領以沒不就刑誅故收束處用淮南王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餘味盎然而平津侯傳末亦用此意獨荆軻列傳終寫荆軻之勇行刺之難秦王之驚駭廷臣之慌亂五光十色使讀者太息以爲一刺一擲秦王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只能歸諸天意而史公冷眼直看出荆軻劍術之疎又不便將荆軻之勇抹殺故于傳末用魯勾踐一言閒閒迴顧篇首說到荆軻若能虛心竟學則亦不致失此好機會矣似斷非斷却用叙事作結穴此等收筆直入神化以上專述史記實則古來佳文實不止史記不過舉其明顯易知

者言之若能在在留心則古作盡吾師也

換字法

大凡通行文字可以用熟字如碑版傳略及有韻之文勢不能不用古雅之字所謂古雅者非冷僻之謂字爲人人所能識爲義則殊字爲人所習用安置頓異此在讀古文時會心而已朱子論文謂舊見徐端立述石林言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字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余謂石林此言直是對癡人說話古文換字之法豈謂此耶譬如言廣者稱博言盡者稱既耳漢書不惟能換字而且能用熟字爲生澀之句亦有于不經意中以常用之字稍爲移易乃愈見風神如張安世傳何以知其不反水漿也反覆也用覆字便無味杜延年傳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

也重猶難也若易去重字便須說不願二字矣郊祀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玉氣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王念孫曰直猶特也直特古字通然直用特字轉見率易楊慎丹鉛總錄所論換字法則謂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

如亂臣十人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以亂訓治也荒度土

功及遂荒大東以荒訓定也胡臭豈時其臭羶以臭訓香也是用不實潰于成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鐘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禡以結訓解也實

則此但云換字之一格若換字盡作此等換法將日覓反面之字作正面用法轉足使讀者索解不得矣鄙見義古而字今用之易解而又難及則須稍通小學方審用法今略舉一字兩義者數條如下如賴字之

訓善

孟子富歲子弟多賴

踰字之訓遠

投壘毋踰言鄭注云踰言遠談語也

振字之訓棄

左傳振除大災杜註

云振

穀字之訓養

甫田以穀養我士女

隱字之訓度

文選右座銘隱心而後勳李善引劉熙孟

子注云 隱度也 湊字之訓進 玉篇進也 虞字之訓望 桓十年且日虞四邑苦字之

訓急 莊子天道篇斲輪徐則甘 遁字之訓欺也 起上下相遁注遁欺乃

字之訓往 漢書曹參傳乃者我使諫君也 遂字亦訓為往 楚詞天問遂

往也 遂 斯字之訓離 爾雅斯離也 陳風斧以斯之 攻字之訓固 小雅我

毛傳云 攻堅也 旁字之訓溥 月令有司大難 稽字之訓合 呂刑惟貌有稽鄭

農字之訓勉 洪範農用八政左傳襄十三年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

知農之 訓勉也 宗字之訓衆 同人六二同人于宗楚詞招魂室 然字之訓成 大

禮武王踐阼篇云母曰胡 集字亦訓為成 鄭箋集猶成也 載字之訓則

鄭載馳載驅鄭 箋云載則也 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固無一字為人所不識者不佞

常語人大家文每用一二常用之字亦往往為俗手百思不到由其入

古甚深又精通于小學故下字見其不凡若小家子以冷僻字代去熟

字自以爲古實則去古遠矣

拼字法

古文之拼字與填詞之拼字法同而字異詞眼纖艷古文則雅練而莊嚴耳其獨出心裁處在能自加組織也詞中之拼字法蓋用尋常經眼之字一經拼集便生異觀如花柳者常用字也昏暝二字亦然一拼爲柳昏花暝則異矣玉香者常用字也嬌怨二字亦然一拼爲玉嬌香怨則異矣煙雨者常用字也顰恨二字亦然一拼爲恨煙顰雨則異矣蜂蝶者常用字也淒慘二字亦然一拼爲蝶淒蜂慘則異矣綺羅者常用字也愁恨二字亦然一拼爲愁羅恨綺則異矣紅紫者常用字也移換二字亦然一拼爲移紅換紫則異矣紅翠者常用字也顰妬二字亦然一拼爲翠顰紅妬則異矣此法唯南宋人最爲著意至于古文中拼字

原不能一着纖佻然用此拼法拼集莊雅之字亦足生色蓋拾取古人用過字眼便嫌釘餽故能文者恆自拼集以避盜拾之嫌古人文集浩如煙海胡能一一檢出指示今略舉習見者數條如漢書揚雄傳之勒崇垂鴻崇高也鴻大也師古注爲勒崇名而垂鴻業耳勒垂鴻崇皆拼集也又騁耆奔欲耆卽嗜字嗜欲人所常用一拼以奔騁二字立成異觀次則南史梁本紀之昏制謬賦昏謬二字孰不知用而用在賦制之上則成弊政之爰書矣循吏傳于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資蓄二字有何奇異拼之以傾掃則朝廷虐政一望令人駭然隱逸傳皆稟高下之性不能擢志屈道道與志作如是拼法尤雅馴可愛北史高謙之傳蔽上壅下虧風損政風政者風俗與政令也拼以虧損二字則可總括衰朝之大概陸侯傳資忠履義赴難如歸忠義之上拼以資履二字尤見

古雅唐呂溫房玄齡贊羽義翼忠似卽脫胎于此唐文不惟韓柳能自鑄詞及拼字卽諸家亦匪不能皇甫湜吉州廳壁記之民朋吏囂及彈豪糾黠權德輿宗元先生文集序之嗇神挫鏡鏡明也不過謂神嗇而明挫耳然拼法甚佳呂溫李衛公贊策勇駕智長驅仁義勇智之上著以駕策二字大有工夫韋瓘義井記撥腐曝淤拼字亦大類柳州舒元輿陶母墳版文觸命舐教磨失法用觸舐二字加在命教之上詞至嚴毅諸如此類不過就衆人所習見者指出見古人用心之處不知者以僕爲齷字嚼句令人走入魔道此等罪孽僕所不任蓋古文原有此種拼字之法卽韓柳亦然蓋局勢氣脈者文之大段也絺章繪句原屬小技然亦不可不知大處旣已用心此等末節亦不能不垂意及之

矣字用法

矣字說文語已辭也柳宗元曰決辭也鄙意雖名決辭言外須有沈吟
惋惜之意則用矣字方有餘味歐文多用此法然亦不數見若漢書則
在在皆着意句句見風神其散見諸傳中不能一一省記唯食貨一傳
屢用矣字不加議論令人醞思言外皆有不足時政之意深可尋繹今
亦略舉數條曰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此結束上文農夫苦況取貸商人商人不耕而坐吸農夫之膏血朝廷
不能禁用兩已字足以兩矣字生出無窮慨歎之意讀者似認爲本文
之頓筆實則非是用一矣字卽所以動朝廷恤農之心也又曰故大賈
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畜讀曰蓄
謂輕侮之也此應上文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
平民有所澹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用一矣字是有期望如此之意能
復古方有此等富農之作用不是許他便能如此作決辭也又曰卽位

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此矣字

亦是慨歎之詞言外譏不應以此二人無因而擾民似救之已無及意

又曰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張晏曰吏見不舉劾爲故縱官有

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

此追咎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取漢相張湯以峻

文決理爲廷尉故生出如是暴虐之政用字是咎朝廷矣字是惜朝廷

不應如此明爲決辭而譏貶之意亦不十分深刻却能令人思之生其

悔心措詞敏妙極矣又曰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此言昆明池成

賞大將軍及驃騎五十萬金又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

與焉則戰士之不能實受其祿却在意中言戰士頗不得祿者寫戰士

有怏怏不自聊意如繪又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此言吏民以

盜鑄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亦不能半自出屈指以計似天下皆盜鑄之人矣惜其盜多而刑濫也氏讀曰抵抵歸也又曰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此言大歸猶言大凡也犯法者衆不能盡誅故以直指分行郡國與顏異之誅是兩事然追源張湯用事故持法深峻而顏異以論白鹿皮幣忤湯意湯以事誅之雖兩事而發者實湯一人故不妨合而並言之譏其酷烈又曰百姓終莫分財助縣官于是告緡錢縱矣此言以告緡之故得民財物以億計推原百姓不能如卜式以私錢助官故因告緡而破其家縱字有縱人劫奪意下字極重似說成民不分財助官官自能奪之也故下文曰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少饒二字均說他劫奪民財而來措詞冷刻又曰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此譏用所忠之言煨世家子弟富人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罪狀相引數千人爲株送徒然決爲徒者入

錢反得郎郎選之衰由此矣此矣字才爲決辭然亦悲慨出之不傷直致又曰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此言漢置初郡十七新治無賦稅責賦則時時小反漢發卒誅之間歲萬餘人故民悚于法供吏之求不敢言輕賦澹澹二語寫民間吞聲飲泣之狀如生文真善于含蓄矣以上數則皆有鍼線可尋能沈潛體貼其用心所

在自能開其悟境

按班書數用矣字亦有采取平準書者然稍有異同故仍從班書

也字用法

凡文中用也字有解釋義有指實意始古錄謂歐陽醉翁亭記用也字東坡酒經用也字王荊公度支郎中蕭公墓銘亦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法然皆出孫武子十三篇中以上三項僕皆見之竊意古人用之則可吾輩學之則立形其呆相凡善于文者用虛字最不輕苟俗手用也

字人恆以爲用作煞尾之字聲明本意而已未曾着意讀之而史公諸傳每用也字必有深意然爲法不等今稍舉其可以詮釋者著之于篇如封禪書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雖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己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代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祇肅後稍怠慢也此也字應上慢淫之結局爲武丁惋惜至有餘味又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此也字是譏詞則字有冒失意大字有急不暇察意以爲二字有迷信意用也字作煞譏貶之意不釋而明矣又越王句踐世家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以爲殊無短長輕讖莊生已爲殺弟之張本用一也字作煞言外有譏誚

其愚駭之意至既封三錢之府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
虛棄莊生無所爲也兩用也字足成上半愚駭之態度卽爲殊無短長
句作注脚描寫僮父之狀如繪又趙世家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
美人熒熒兮顏若蒼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
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女字一頓娃字一頓嬴字
一頓孟姚又一頓署嬴名也署女親也署娃少也署孟姚字也其下稱
孟姚故必醒孟姚二字用也字煞是得意意又是得計意不然文但曰
因夫人而納女孟姚有何不可而必用此一也字蓋吳廣此時聞夢而
女適名嬴心花怒開計此女一入有無窮富貴福祉來從其後史公代
其得意加一也字帶聲拖出悠揚不盡之喜樂矣又公子成再拜稽首
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此也字就公子成拜賜後

命令始立雖是斷語亦含幸辭又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驟觀之非也二字近贅但言王怒以爲妄言足矣何必續此非也兩字不知非字正與喜字爲偶卽喜者妄意之喜非者亦妄意之非王怒以爲妄言此是對言者之詞非也二字是自慰之詞非下着一也字正是譏妄可笑耳又范雎蔡澤列傳蔡澤聞之往入秦也此與吳廣納女同一格調然亦微有不同同是冀幸之心同有富貴之想特有剛柔之別往字是毅然氣概入秦也三字是儘有把握意故云與吳廣別也又荆軻列傳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乃以藥囊是言藥囊萬非敵劍之器用而竟用而提之也字是不料意是眼見而信服意故爲此決辭于決中仍

加意外之稱賞味其語氣自見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穆曰嗟夫
惜哉其不講于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
非人也末也字不是當耶字用彼乃以我是代荆軻設想鄙己之決辭
惟其不應決而決所以可惜此也字真有飄揚不盡之思又劉敬叔孫
通傳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此也字以英雄作儉父語
氣細味之可笑以上諸條語極細碎然留心古文者斷不能將虛字略
過須知有用一語助之辭足使全神靈活者消息極微讀者隅反可也

